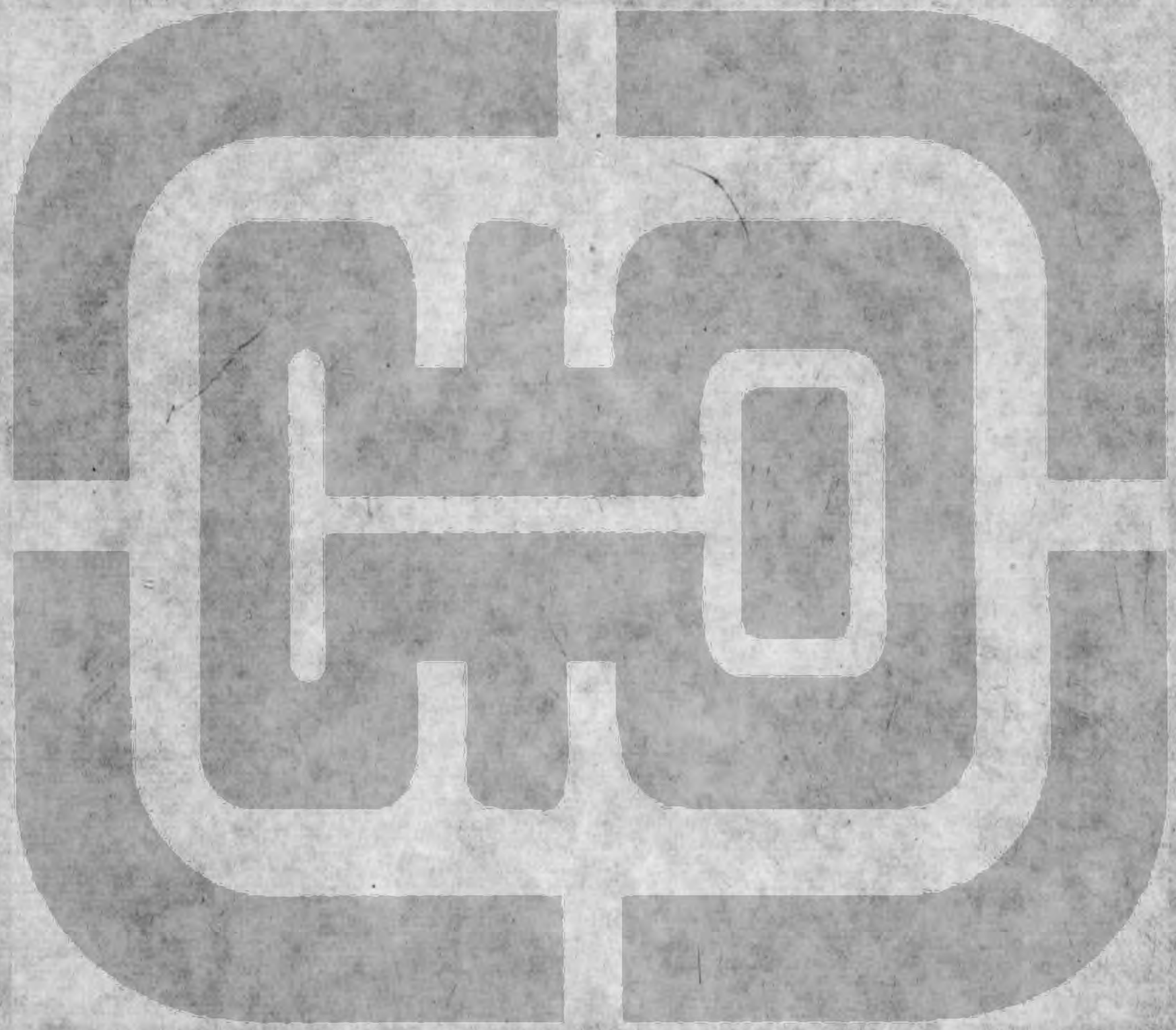


後漢書 拾

桓榮子郁 孫焉 曾孫鸞 孫典 元孫彬 丁鴻
鸞子曄
張宗 法雄 滕撫 馮緄 度尚 楊璇 劉平 王望 王扶
趙孝 淳于恭 江革 劉般子愷 周磐 蔡順 趙咨
班彪子固 第五倫 曾孫種 鍾離意 宋均 族子意 寒朗
光武十王
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 楚王英 濟南安王康
東平憲王蒼子任城孝王尚 阜陵質王延 廣陵思王荊
臨淮懷公衡 中山簡王焉 琅琊孝王京

以上列傳卷二十七至卷三十二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後漢書三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註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續漢志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東觀記曰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謚立族命氏焉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爲博士徒衆尤盛見前書貧窶無資字林曰窶空也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迺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通耀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從音七容反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子豫章南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爲高弟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爲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侯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廣門入明日召詣太官賜食緒門侯背奪棒趣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集朝堂請雨洛陽令看

車蓋出門湯將衛士節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
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當授太子拜薦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休弓之力也

拜爲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數奏
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
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皐弘帝曰俞往汝
諧續漢書曰閎字作明俞然也然其所舉物令往言汝能和諧此官謝承書曰皐弘字奉卿吳郡人也家代爲冠族少有英才與相榮相善子徽至司徒長史也因拜榮
爲博士引閎弘爲議郎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
儒衣溫恭有蘊藉蘊藉猶言寧博有辭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
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厭於也音一葉反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
迺罷吹管奏雅頌也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以手棒之司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棒之
以手棒之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
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迺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
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
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
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
陰識可任也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
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
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
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
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
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
子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
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
臣氾再拜歸道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歸猶謝也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
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

精豈能與於此（此上二句周易之繫辭與音義）況吾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前書下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寬東下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是先師謝弟子）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見巢卵而哭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曰吾聞之於是門入辭歸者十有三也今何如曰其生矣盡氣力今何如曰其安能知此哉）顯宗即位尊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識之（史記曰伏聞太后玉體不安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加餐重愛玉體（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尼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邪若是哉（東觀漢記曰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盡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顯宗即位尊吾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吾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南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吾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也）既罷悉吾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

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音義曰拜音如字）雍為五更（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故謂三雍五更解見明紀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迺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也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迺封之）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大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吾牀帷帳刀劒衣被良久迺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山之陽（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也）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弟子丁鴻學最高）子郁嗣（華嶠書曰榮長子郁早卒少子都嗣）

論曰張佚訐切陰侯呂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秦兵圍趙時魯仲連在圍中說令退兵而秦兵果退趙勝乃以千金為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見史記）受爵不讓風人所吾樂歌（詩小雅角弓篇）

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風人猶詩人也而作于曰是諸全德意者已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麑已罪作傳並解見吳漢傳蓋推仁審僞本乎其情君人者能已此察則眞邪幾於辨矣幾近也庶依友

郁字仲恩少已父任爲郎敦厚篤學傳父業已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沈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已租入與之帝已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已政事稍遷侍中東觀記曰永平十四年爲議郎遷侍中也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之家也宣明殿在德陽殿後東觀記曰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敎復有所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宣明殿在德陽殿後東觀記曰上謂郁曰子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商也又問郁曰子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爲孔子卿爲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不能傳學孤兒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勞力勉之有起者即白之已侍中監虎賁中郎將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禮越騎校尉詔勅太子諸王各奉贄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劒郁乃上疏皇太子

司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仁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雖以明益風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爲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絕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肅宗即位郁母憂乞身詔聽已侍中行服華嶠書曰郁上書乞身天子憂之有詔公卿議議者皆以郁身爲名儒學者之家可詣之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也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呂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兗州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已慮無遺計舉無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文也切而不勤勤勑若性猶自然也襁綿也保小兒被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名也賢者也維持也遺失也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耆賢祭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草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治魯詩蔡義河內溫人也爲韓詩給事中也夏侯勝魯人也字長公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訶亦講禁中酺等並自有傳已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資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

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召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召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爲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爲太常明年病卒郁教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郡縣傳曰朱寵字仲昭東萊人也篤行好學從桓榮受尚書官位至太尉）震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震位至太尉）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學（華嶠書曰郁六子普延焉俊鄧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紹鄧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孫鸞曾孫彬並知名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爲侍中步兵校尉元寧中順帝立爲皇太子以焉爲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時慶皇太子爲濟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廷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錄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公尚書入省事（省猶視也）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爲吏免復拜光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爲大鴻臚數日遷爲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爲太尉漢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爲顯貴焉孫典

（慈銘案沛相王吉即酷吏傳所云官至諫大夫之子爲）

（華嶠書曰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不取於人門生故吏問遺一無所受也）以廉爲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沛相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

陽球所誅者也典為市人其舉先廉萬出於吉校感舉言為報但吉等流毒天下奉狀顯誅千古所快而典召舉主故至為服齊三年負土五祠不已過乎郡將之墓豈同父母養之尊何容祠堂此所謂厚非所厚者也先盡禮于宦人之子而後乃慶恠宦人雖復無據夫豈笑矣

為立祠堂盡禮而去辟司徒袁隗辟命不就隗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驕驄馬御史及黃巾賊起榮陽與奉使督軍賊破還召拜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調華嶠書作十一年後出為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將也獻帝即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雖不遂忠義所著詔拜家一人為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劒關內侯車駕都許遷光祿勳建安六年卒於官

纘字始春焉弟子也東觀記曰鷙父良龍舒侯相也少立操行襆袍糟食不求盈餘東觀記曰鷙貞亮之性著乎幼沖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賭友朋奉於行賢狹於養已常著大布襆袍糟食醋餐也召世濁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大守向苗有名迹迺舉纘孝廉遷為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纘自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之間高其義

後為巳吾汲二縣令東觀記曰陳留巳吾長旬月間遷河內汲令甚有名迹諸公並薦復徵辟拜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猶內豎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於家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東觀記嚴作曮尤修志介始為司空楊賜夫人初纘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忮若此忮堅也賓客從者皆秖其志行一餐不受於人仕為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阯東觀記曰曮到吳郡楊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被所之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糒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當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繼徼不漏移居楊州從事屈豫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籠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飛士之急其志猶固實客從者皆書其行也為凶人所誣遂死于合浦獄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

蘧案水經注浙江篇云浦國垣儼避地會稽閉門講業儼不見儼後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皇甫嵩名者東觀記作儼皆音同字

補注麟字本傳作驎曰驎趾交爲官至太尉驎年十二在坐舊唐書曰嘉此弟子知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爲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皆有之今則桓生驎即應驎若曰邈矣甘羅超等絶倫世偏楊烏命世偏賢嗟予奏筭殊才傳年仰慙過言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惠華嶠書曰鄧先麟也桓帝初爲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犯左右出爲許令許縣名今許州許昌縣也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案摯虞文章志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竟言彬等爲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爲阿黨講收下詔獄在朝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于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崎嶇疑也夙早也崎行貌也嶇然有所識也詩曰崎嶇克嶇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絶高也辭隆從宦絜操也宦仕也音下也音爲瓜反迺共樹碑而頌焉劉猛埭邪人桓帝時爲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輔政復徵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爲名儒以取尊位謂生已後仕已後湛也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爲人論語云也爲人者憑譽以顯物爲已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爲已乎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字幼春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綝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綝爲偏將軍因從征伐綝將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勑其子受封必求墝埆之地

孫叔敖楚相也堯塢痺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受地利也楚越之間有寢丘者甚惡可長有以食也事見呂氏春秋

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願國於盛不報既葬迺桂纕絰於家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弱少也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任與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迺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闔廬作亂棄爵之季子也諸兄欲讓其國季子乃合其室而耕皆非常之道也伯夷當紂時吳札當周之末故言亂也故得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于首陽之山吳札吳王壽夢

王事春秋衛靈公卒孫林父立父蒯聵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蒯聵而立輒蒯聵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事故駿引以爲言也今子呂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迺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續漢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二人無功下車先封志節清妙由是上賢之也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卽召見說文侯之命篇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郡也伏見丁鴻經明行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大常樓望少府卿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也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焉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鴻以命之因以名篇事見尚書也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稟給也公車諸待詔者皆居東觀記曰上歎嗟其行號之曰殷丁孝公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續漢書亦同而此書稱作時人歎也數受賞賜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口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

擢徙校書遂代成封爲少府門下由是益盛凌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儁皆至公卿元和二年徙封馬亭鄉侯

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湯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于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先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潤柴祭之日鴈群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又曰以廬郡爲六安國所以徙封爲馬亭侯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爲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尹氏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類非一故言之屬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會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故甚惡也春秋日食三十六事君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甚惡也

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劉向

十一月之交詩小雅篇名也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既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甚惡也周之十月也

十一書云弒君三十六今據春秋弒君三十二蓋誤也臧柄謂交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也臧柄謂

周禮之八柄即爵祿生置予奪慶誅也利器謂國之權勢假借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鬩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

三家皆出自魯桓公故言三桓並專權魯國至魯昭公遂爲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齊改爲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簒齊六卿謂善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氏故曰統嗣幾移

德不得行其勢也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簒也今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勑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迺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聞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

案觀記亦云作先節俗本作失節字之誤也

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

戲豫詩大雅也雷電震耀天怒也戲豫猶遨豫也不敢自遂所以敬天也若勑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千雲蔽日之木起於蔥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爲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依託權門傾覆語諫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專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也天道終日乾乾是其剛也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乃鴻行太尉兼衞尉屯南北宮於是收寶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以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以二十萬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三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臚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

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爲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三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臚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

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變也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無德而稱焉此上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遵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教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遠去也也未始猶未嘗也言泰伯伯夷率性清際超然去國未嘗故有求讓之名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與妄矣徇營也言二子非故

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有欲營慕其名而昧其深致所以激射詭譎之行生而取與之間多許妄矣

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豈獨受美名而陷弟於不義也

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不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何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

馬弟不當襲爵故言非服而彪愷

精理名言尤極抑揚往復之妙 鄧艾劉愷之論側出稚山六史家變化委

類乎御名者焉

不善答問者反此也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禮記曰風俗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而後盡其聲

庭列輶軒堂修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從就也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論白虎深言日食春秋經書日有食之杜預注云日食者月掩日也月掩日而以日食為文闕於所不見也

唐章懷太子賢註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泉鄉佐續漢書曰鄉佐主佐鄉收稅賦會莽敗義兵起宗迺率陽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為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數多權謀迺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枸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枸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迺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筒中令各探之簡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簞方曰笥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避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闇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蓋先致死可以自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

呂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呂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呂小雪投沸湯雖欲勠力其埶不全也迺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迺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牟貫胛（胛背上兩膊間）又轉攻諸營係爲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呂宗爲京輔都尉（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景帝更名郡尉武帝元鼎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也）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係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群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呂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迺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群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後遷琅琊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呂法爲氏（法章齊湣王子也法章子建立爲秦所滅見史記）宣帝時徙三輔世爲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續漢志曰郡皆置諸曹掾史功曹史主選功勞也）辟太傅張禹府與雄高第除平氏長（平氏縣屬南陽郡故城今唐州平氏縣也）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厭次今棣州縣是也）轉入高唐（高唐今博州縣）燒宮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冠兩梁千石三下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至小吏冠一梁無五梁制者也）黨衆浸盛迺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迺徵雄爲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

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已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爲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史記范蠡之辭）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執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卽罷兵賊聞大喜遁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之食復抄東萊間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靜太守賞募張捕及爲所害者甚衆雄遁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禮記曰大道之行四靈以爲畜龍以爲畜故魚鼈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是不擾之也）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檻謂捕獸之機也穽謂穿地陷獸也）是後虎害消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常豐稔（稔熟也）初平中卒官子眞在逸人傳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爲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呂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續漢志涿郡領七縣除涿以外有道故安范陽良鄉北新城方城六縣使撫兼領之）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求揚徐盜賊群起磐牙連歲（磐牙猶相連結）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歷陽今和州縣）爲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之耀顯軍敗爲賊所殺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玉印稱皇帝繫營於當塗山中（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迺建年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沒合肥（合肥故城在今廬州北也）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衆數千人反據廣陵朝

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爲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太后慮群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衆攻燒東城縣東城縣故城在今豪州定遠縣東南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爲平鄉侯邑三千戶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九江殺郡守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算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召撫爲左馮翊除一子爲郎撫所得賞賜盡分於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埶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錄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緄音古本反少學春秋司馬兵法講書曰緄學公羊春秋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當景公時善用兵至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也以父憂安帝時爲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迺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弓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卽斷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它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吕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爲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吕子爲郎中緄由是知名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爲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爲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吕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群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吕緄爲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散弭止也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

常時長沙蠻寇益陽也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
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
掠江陵間荊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竝奔走荊南皆沒於是
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
攝猶亂也夏華夏也攝持也書曰蠻夷猾夏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
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六師酋六軍也詩云整我
六師以修我戎也前代陳湯馮傅之徒以寡擊衆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元帝時爲
西域副校尉矯發西域諸國兵四萬人
誅斬郅支單于傳首長安縣示
國客列伊修城時莎車王萬
首詣長安傳介子北地人昭
賚金幣以賜外國爲名至樓
蘭殺樓蘭王傳首詣闕封義陽侯
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帝時夜郎王興數不從命牂柯太守陳
立行縣至夜郎召興興從邑君數十人皃立立數責因斷興頭
梁街獨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宣帝時以衞尉持節送大宛諸
殺漢使者子明乃以節告諸國王發兵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
時爲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
樓蘭王首懸北闕
夾耳陳立又
衞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
青至寘顏山斬首九千
封狼居胥山酒還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
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一猶專也言出郊以外
不復由內制御也消所
于曰弔命將士親被戎甲從此上至天將軍
之將答曰國不可從外理閫帥不可從中御也
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皐門也
國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詩
濟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徐方淮夷反叛王乃進其虎臣
醜衆也仍因也言命其因淮水之
淮因執得衆虜引詩歌頌之
其勉也時天下飢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
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吕折耗軍資往往
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爲所中迺上疏曰執得容姦伯夷可
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
行侵暴諸侯驅人馬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故
樂羊陳功文侯示吕謗書樂羊魏將軍也史記曰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
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
此非臣之功也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吕財自嫌失大
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營道今道州縣也進擊
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

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邑爲司隸校
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絹將傳
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黃
雋奏議邑爲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絹
邑軍還盜賊復發策免頃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
官子弟不得爲牧人職帝不納復爲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邑罪
繫獄絹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誹章
誣絹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俱輸左校應奉上疏理絹
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爲廷尉卒于官絹弟允清白有季行能
理尚書善推步之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晷昏旦節氣之差）拜降虜校尉終于家（謝承書曰絹子繙爲舉孝廉
除郎中）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爲鄉里所推舉（續漢書曰

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爲吏清潔有文武才略與此不同）積困窮迺爲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爲
非吏人謂之神明（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雋陌歎述之以爲有不凡之操雋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知人之鑒）遷文
安令（文安縣故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遇時疾疫穀貴人飢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
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
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及
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
尅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
郡縣寇益陽（益陽縣在今益水之陽故城今潭州益陽縣東）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
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
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
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

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迺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迺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迺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呂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徵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呂尚爲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勁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爲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宣城縣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椎髻髮也今俗追反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島夷卉服）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爲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大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烏程今湖州縣）遷太山都尉時太山郡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復呂尚爲荊州刺史尚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爲已負迺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飾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

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膺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黨鳥竄冒遁還奔荊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桑葉罪狀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爲國爪牙（爪牙以猛獸爲喻言爲國之捍衛也詩曰薪之槱之父子王之爪牙也）而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吕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僞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吕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吕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吕清白聞終于廬江太守尚後爲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于官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爲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

而家焉父扶交阯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吕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迺特制馬車數十乘吕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即今囊袋也排音蒲拜反）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轂弓弩射其會戰迺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吕火燒布有然馬驚奔突賊陳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即郡境吕清（清梟謂斬也）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自訟迺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埶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吕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

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寖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關時月（閱息也）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羣盈匹郊奔命首尾（墨軍壘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辟奔命謂有命即奔赴之左傳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也）若夫數將者竝宣力勤慮以勞定功（宣布也尚書曰宣力四方禮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景風至則行賞解冤和紀甄叙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深知其情核者也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佚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論語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其誰淸之雄尚絕撫璇能用謫亦云振旅（殿音丁見反）江淮海岱虔劉寇阻（虔劉皆殺也）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終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註

孔子曰夫季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配天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也（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言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三牲猶爲不孝然而不可去鐘鼓去音丘呂反）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爲難也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闕甘脆）存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也（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夫鐘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言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三牲猶爲不孝然而不可去鐘鼓去音丘呂反）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爲難也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闕甘脆）存器（器盛饌之器而已）和聲（樂之遁也（遁失也言盛飾鍾簴之器而已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也）調致祿（不義而崇養更爲修已）養之大也（親喪是孝之累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致四海之祭（言義養也）此能以義養也（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孝行稱南陽人張奉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寖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關時月（閱息也）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羣盈匹郊奔命首尾（墨軍壘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辟奔命謂有命即奔赴之左傳曰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也）若夫數將者竝宣力勤慮以勞定功（宣布也尚書曰宣力四方禮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景風至則行賞解冤和紀甄叙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深知其情核者也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佚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論語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其誰淸之雄尚絕撫璇能用謫亦云振旅（殿音丁見反）江淮海岱虔劉寇阻（虔劉皆殺也）

甄川宅鳳藏氏圖書印

劉氏史通曰華嶠後漢書爲范氏如劉平汪等傳其序先言著述次述著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目皆爲始也

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
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
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
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
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
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
於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常好學篤行喪母
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
外旦入而灑埽父怒又逐之
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
止迺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
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

補注按南先賢傳云薛包西平人案東觀記包亦作苞

徵召書也東觀記曰義爲安陽尉府檄到當守令也義

志尚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
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
爲縣令遊
往日之喜迺爲親屈也斯益所
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遠不擇官而仕建初中章
帝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
常以八月
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
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
田廬
若不能使也
若不能使也
頓猶臥也曰與我共事久
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

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
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
義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
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也年八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
至誠以爲行信於心而感於人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
季養也若夫江革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摭其行事著於
篇自此以上論
譙之詞也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改爲平王莽時爲郡
吏守苗丘長苗丘縣屬彭城國劇賊輒令平守之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
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
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
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
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

補注先賢傳曰包歸先人冢側種稻種芋稻以給祭祀芋以充飯餘道說禮元度無為

補注東觀記曰平既免官憩廣陵得三卅且以謝恩

補注華嶠書曰平為全椒令稽史五日一朝龍門閣亦署名遷就農家宏記曰平使掾史奉五日來治所餘日命各就農業官開事簡民人懷感盜賊屏息華嶠書又曰先是縣多虎為害平到修政選進儒良黜貪殘視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

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食音飼下同因涕泣賊見其至誠亲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盜賊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迺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迺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迺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全椒縣屬九江郡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賊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所或唯班詔書而去後以病免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良

扶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良皆年十七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恁字君大見黃憲傳恁音人甚友在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衣被為作褐衣許慎注淮南子曰楚人謂祕為短褐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望為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春秋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劉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施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入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

補盡此不勝將去而歸國揖而去之友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諸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如意議赦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掖今泰州縣）少修節行客居琅邪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太傅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復光武兄）恂恂恭順之貌然性沈正不可干以非義當世高之伯升之孫北海王興之子也著漢德頌盛稱扶爲名臣云

趙孝字長平沛國酇人也（酇音攢）父普玄菑太守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檐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不辦孝當過已有長者客掃洒待之（素聞孝高名故以爲長者客也洒與灑通音所賈反）孝既至不自名（不稱名也）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寄到矣於是遂去（華嶠書曰孝報云三日至矣）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劣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爲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爲郎時詣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補注袁有女字阿爲周郁妻見列女傳）卒于家孝無子弁禮兩子爲郎時詣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白姓奔逃惟琳獨守墳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略（略貪之也音離如反）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還琅邪魏譚少聞者時亦爲飢寇

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呂次嘗高。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長公（夷姓也）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爲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菜。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譚永平中爲主家令。（今主家令。又齊國兒萌子明。兒音五奚反）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自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補注謝承書曰梁國車成字子威兄恩都為赤眉所得欲爨之成叩頭曰兄廋我肥欲得代二賊感其義俱赦之）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淳于縣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故淳于國也）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爲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迺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飢兵起。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諭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笞。己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翳薪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黔陬縣之山也黔陬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建初元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除爲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孝爲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愿謹也款誠也）賊以是不忍犯之。或迺指避兵之方。（華嶠書曰語以避兵道也）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

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案猶召比之猶問也）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巨大也載嶠書曰臨淄令楊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於獨人廣衆中親奉錢以助供養也）太守嘗備禮召革。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始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爲吏。永平初舉孝廉。爲郎。補楚大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傳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恒目禮焉。（獨視之也）時有疾不會。輒大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終不報書一無所受）帝聞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都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華嶠書曰致羊一頭酒二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嘉於楚。是爲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嘉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嘔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値王莽篡位。廢爲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太夫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母稱太夫人）遣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威。般雖尚少。而篤志修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爲身寄絕域。死生未必。（必或作分也）不宜苦責若此。數以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

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自將家屬東至洛陽。修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爲蓍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後以國屬楚王。徙封杼秋侯。（杼秋縣屬梁國杼音署與女）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修至行。（束修謂謹束修潔也）爲諸侯師。帝聞而嘉之。迺賜般綬錢百萬。繒二百匹。二十年。復與東海王彊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爲侍祠侯。永平元年。以國屬沛。徙封居巢侯。（居巢縣屬廬江郡也）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揚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宗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爲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肺腑天子之親屬也）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嘗欲置常平倉。（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減價而糴之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之名曰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其煩。而般對以當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迺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謂農者不得商賈也）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牧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畝收粟畝得五十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多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勑區種。增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多於前歲）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勑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華嶠書曰奪作脫也）肅宗即位。以爲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賻賜。及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于憲嗣。憲卒。子重嗣。憲兄愷。

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假寬也) 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論語之文也。何有者言何難之有也) 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原本也。繩糾也) 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玄成字少翁。韋賢薨。讓封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又為丞相。見前書也) 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鴻讓國於弟盛。和帝時為司徒。彪讓國於弟荊鳳。明帝時為太尉。鄳音盲) 並以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前賢也。楚辭曰謇吾法夫前修) 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迺徵愷拜為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為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永初六年。代張敏為司空。元初二年。代夏勤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眾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郎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 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尚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 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前書杜欽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 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

將軍鄧騭。騭嘉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即獨解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譴咎。（二府即馬英李郃）朝廷㠯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㠯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㠯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迺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前書音義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春秋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鼎足三公之象）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五品五常之敎也三公燮理陰陽敬敷五敎也）考功量才。㠯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舜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也）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倀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倀遷並為掾屬。具知其能。倀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

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士。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孔子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浩然之氣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也言愷有仲尼孟軻之德也）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二司謂為司徒司空）㠯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景慕以為法式）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孔光成帝時丞相哀帝時以日食徵光祿公㪅復為丞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為大司馬後為大司空鄧彪明帝時為太尉章帝元和元年賜策罷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錄尚書事張酺和帝永元五年為太尉後策罷十五年復為司徒）誠宜簡練卓異。㠯猒衆望。書奏。詔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二世謂父子俱禁錮）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晧議依光比。（比類也以邠類叔孫光亦錮及子也比音庇）愷獨㠯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㠯進人於善也。（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畔也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其諱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一罪俱發原其本情頗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如今使臧吏禁

補注盤洛南先賢傳作盤去江夏都尉還隱于也

鍾子孫。呂輕從重懼及善人。左傳曰刑懲非則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尚書周穆王告汝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也有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呂疾乞骸骨。久迺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秘器。錢五十萬。布千匹。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出納謂尚書喉舌之官也出謂受上言宣於下納謂聽下言傳於上桓帝時。爲司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下獄當死。蔡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爲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燮之宗也。燮自有傳祖父業。建武初爲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詣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曾詩曰汝墳辭家也孔子卒章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曰魴魚赬尾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詩也言魴魚赬尾則如燬父母甚邇近也言魴魚赬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詩也迺解章帶就孝廉之舉。以韋皮爲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解之更山上書曰布衣韋帶之士也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陽夏屬淮南郡重合屬勃海郡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殁。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於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諸生講論終日。歲朝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友人曰。昔方回友父。嘗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嘗受恒也滑亂也劉伯偉曰方回竟時隱人也竟聘之練食雲母子隱於五柞山至夏啓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竟辭各以天下讓友父父曰子適有勞憂之病方且療之未暇理天下也莊子作支伯吾親已殁矣。從物何爲。遂不應。物猶事也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歲旦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歎。魯。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槨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斂形謂衣衾也不更新制幅巾不加冠也封音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爲知命。

補注謝承書曰磐初為安陸令從弟暢為司隸縣廣州部換陽平令暢換重合令磐以歷二縣比復經三城遂去還家去精舍授學徒守先人冢廬遠方知名

補注庾觀記曰王莽亂人相侵君仲取桑根赤黑異常賊聞所以君仲曰異相母亦自食賊義之遂免三年安而不侵

爲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吕至孝稱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井桔槔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餓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卒音千訥反母望順不還迺嚙指吕悟汝耳母年九十吕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爲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匍匐冢泊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爲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於家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父暢爲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益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珍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宦者所誅咨迺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以幅巾爲首飾不加冠冕舉高第累遷

敦煌太守吕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迺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吕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吕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季廉也咨爲敦煌太守時爲暠所敬迎路謁候咨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爲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吕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穆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吕黃壤棺中著七以藉其處也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迺遺書勑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

傳事出任孤獨先娶家上聞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繇五匹崇薦鄭玄十四字玄明帝迎將汝南上汝郡當作會稽民陰人

自然之至數是呂通人達士鑒茲性命呂存亡爲晦明死生爲朝夕故其生也不爲娛亡也不爲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元氣天之氣也貞正也很旋也端際也大素太始天地之初也言人既死正魂游散反於太素旋於太始無復端際者也既已消仆還合冥士士爲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呂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遷有掩骼埋胥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呂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呂棺槨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曰棺槨之作自黃帝始案禮記曰殷人棺槨蓋至殷而加飾 爰自陶唐遠於虞夏猶尚儉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堲周殷人棺槨古史考曰禹作土堲以周棺堲音即七反 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呂牆翣之飾禮記曰周人牆置翣以障柩也三禮圖曰翣以竹爲之高二尺四寸廣二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傍也 表呂旌銘之儀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旌識之招復含斂之禮招復謂招魂復魄也含以玉貝實口也斂以衣服斂屍也禮記曰凡復男子之倌四重鄭注云天子七重諸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也 衣衾稱襲之數凡小斂諸侯大斂名婦人稱字蓑衰傳曰貝玉曰含禮記曰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也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又曰天子龍十二柳諸公九柳諸侯七柳大夫五柳士三柳小斂尊卑同十九柳大斂天子百柳上公九十柳侯伯七十柳大夫五十柳士三十柳衣單複具曰柳 期朝而葬士二日而殯踰月而葬庶人之喪也 棺槨周重之制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鄭玄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

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曰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皆注云天子七重諸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也 衣衾稱襲之數凡小斂諸侯大夫士皆用複衾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又曰天子龍十二柳諸公九柳諸侯七柳大夫五柳士三柳小斂尊卑同十九柳大斂天子百柳上公九十柳侯伯七十柳大夫五十柳士三十柳衣單複具曰柳 期朝而葬士二日而殯踰月而葬庶人之喪也 棺槨周重之制禮記曰天子之棺四重鄭玄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士皆用槨士雜木皆注一重也 衣衾稱襲之數凡小斂諸侯大夫士皆用複衾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又曰天子龍十二柳諸公九柳諸侯七柳大夫五柳士三柳小斂尊卑同十九柳大斂天子百柳上公九十柳侯伯七十柳大夫五十柳士三十柳衣單複具曰柳 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殯陵戰國當春秋時也殯陵謂殯地爲陵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縣柩雜終使晉侯請隧隧謂鑿地爲隧道王之葬禮也諸侯則縣柩故請之也左傳晉文公薨將葬欒武子曰不可以使下卿請於周周不許曰王章也文公新有大勳於王室王其命之以金石之樂冒之以黼晃昭其文章加之以九旗之物大輅之服戎路一乘戎車百乘先軫黼冒軍旅之服以集事而還晉於是始有金石之樂黼晃之飾焉秦伯卒葬左傳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繆公名也以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殉葬國人哀之爲賦黃鳥之詩也 隆大夫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貴糜於三泉人力單於丘墓玩好窮於寶玉之奢宋司馬桓魋也自爲石槨三年不成孔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見禮記 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軌上下其手制度無章官非其人姦僞並興出入二門不由大路周公制禮之後仲尼之前 仲尼重明周禮謂周公制禮之後仲尼自衛反魯又定之也 墨子勉呂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猶不 伎巧費於冤窟冤厚也窅夜也厚夜猶長夜也秦始皇初即位營葬驪山役徒七十餘萬人下銅三泉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奠不畢備令匠作弩矢有所穿近矢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上具天文以人魚爲膏燭專見史記 自生民已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

七止其奢後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爲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堯葬邛之山滿坎無隧之葬紀市禹葬會稽皆下不及泉上無遺臭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是呂

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
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替也豈云聖
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
今則不然并棺合椁以為孝愷豐貴重隧以昭榮觀欲梁傳曰衣
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舜
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豈有匹配之
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
同即會謂吉凶皆為太師死葬於周其子封於齊時乖比五代皆反葬於周此時同則會也時乖則易俗二妃不從動靜應禮
臨事合宜上孫標葬王發者殤王發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為棺槨斂畢以身親土遂棲葬見前書斂夷露
骸異衣謂盛屍之衣也夷之欲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君之治喪以導其道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見而委之於壑皆違於性理
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及其戶梁伯鸞父謂寄於北地而卒卷席而葬歸後出
關適吳及卒葬於吳要離冢傍彼數子皆薄至親之恩亡思孝之道豈況我鄰閭不德
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薄微也上同古人下不為俗果必行之勿生
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
聖近撰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棺歸即葬歸到東都也平地
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
哉吾薨復有言矣朱祇蕭建送喪到家謝承書曰洛在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洛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黃土
細擣篩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吉後自著所有故巾單衣先置土于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
殯祇建譬以顧命譬曉也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贊曰公子長平臨寇讓生淳于仁悌以孝以名居巢好讀遂承家
祿伯鸞遠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周能感親喬神養福
感恩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喬神養
福謂不應辟召以壽終也左傳曰能有養之以福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終

甄山屯鳳蒲氏閣商南生

後漢書二十九

班彪列傳第三十上

自東都主人以下分爲下卷

後漢書四十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爲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爲廣平太守廣平郡今名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竝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外家謂王氏商等並輔政領尚書事也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哀帝在位六年平帝在位五年故曰短祚成哀平俱無子是三絕也故王氏擅朝因竊位號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成帝威權皆於外家是自上起也漢德無害於百姓是傷不及下也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

錢氏大昕曰班船傳作扶風平陵人當有一誤蕙棠文選兩都賦序李注引范書作北地人梁氏章鉅曰漢書敘傳歷敘諸氏之先嘗居北地事或謂班氏之先嘗居樓煩然樓煩前後漢志均屬雁門不屬北地惟敘傳載班伯事有云家本北邊又曰北州吕為榮然亦非確指為北地也

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謂王郎盧芳等並詐稱劉氏也）方今雄桀帶州域者莫非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臣聞天生蒸民（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太公六韜曰取天下如逐鹿鹿得天下共分其肉也）彪既疾臣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言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非諍力所致欲以感之而臣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與司隸茂才（司隸舉為茂才也）拜徐令（徐縣屬臨淮郡）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太初武帝年號）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垂繼其書（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二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見於史籍者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向摯周太史儋也見呂氏春秋）暨於諸侯國自有史（左傳魯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衛史華龍滑曰我太史也楚有左史倚相）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檮杌者謂凶之類興於記惡之誡春秋以二始舉四時以記萬事遂各因以為名其記事一也見趙岐孟子注）定哀之間（魯定公哀公也）曾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二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闕（不行於時為闕也其書今亡）而左氏國語獨章文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武帝泰始二年登隴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

於此年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遷歿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傅靳列傳）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詳而不略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識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家也遷卓傳曰老也又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此謂薄五經也）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子輸弱歲時無以祭祀飲食被服不足以自給而仁義亦足羞也）道游俠則賤適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無嚴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之憂又抑於世俗者界論齊俗與世沈浮而取榮極刑之答也（張晏曰遷被腐刑也遷與任安書曰最下腐刑極矣）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守節而貴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脩身窮達不擇衣疏食不厭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於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人之厄蓋有足道者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又欲以word-of-mouth之德義不詢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始其徒誅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非意亦庶幾矣（張晏曰庶其之子其始庶幾乎）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考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龍敢數月被殺無子孫相當世家而編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刊削也謂削落繁無仍有不盡）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史記衛青者平陽人也張釋之堵陽人並不顯郡之類也）今此後篇愼嚴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玉況府（音卓）辟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建武二十三年玉況爲司徒十九年明帝爲太子十七年封諸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見論語）賈誼言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賈誼上疏之辭）是以聖人審所

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左傳曰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卽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褒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詩大雅也詒遺也宴安也翼敬也言文王遺其孫以善謀武王以安敬之道遺其子孫也言文王遺其孫子謂成王也鼂錯導太子以法術文帝時鼂錯爲博士所讀書多矣而未知術數願陛下擇聖人之術以賜太子上善之拜錯爲太子家令賈誼教梁王以詩書賈誼爲梁王太傅梁王文帝之少子名揖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係訓東宮以下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爲太子宣帝使王褒劉向張子僑等之太子名奭侍太子朝夕讀誦論議蕭望之爲太傅周堪爲少傅並見前書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置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時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傅皆宜用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日請問而已明不媟黷甚敬也漢官儀曰皇太子五日一至臺因坐東廂省視膳食以法制勑大官尚食宰吏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日請問明不媟黷所以廣敬也太子洗一人秩千石中允一人四百石主門衞徼巡察舉也司徒薦爲廉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

二子固超超別有傳

論曰班彪旨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論語孔子曰可謂仁之方鄭玄注云方猶道也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旨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旨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言彪當中興之初時運未泰故不以貧賤爲恥何守道清靜之固也恬淡猶清靜也篤固也子固亦好古敏學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九流謂道儒墨名法陰陽農雜縱橫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衆不旨才能高人諸儒旨此慕之謝承書曰固年十三王充見之謂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永

平初東平王蒼曰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閤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奏進也記書也前書待詔鄭朋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號驃騎將軍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以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蒼與周公二人而已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司馬相如喻蜀之辭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自竊觀國政細微也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千載謂自周公至明帝時先聖謂周公也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埶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別於目左傳曰求善不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負薪賤人也三略曰負薪之語廊廟之言也縞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言士爭歸之急遽也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皐之薦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今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臣聞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

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論語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言恣心之所爲皆闇合於法則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詩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執文之德鄭玄注曰顯光也言相梁可參多士助祭於清廟爲光輝也爾雅曰髦俊也美士爲彥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育字元春見儒林傳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徙官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潔修絜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以加焉韋賢平當孔光翟方進也流俗本平字作玄誤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翔翥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以風則翮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又曰齊莊公攻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涼州從事王雍躬下嚴之節文之吕術埶卜嚴卜莊子也新序曰卜莊子

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初獨與母處是以戰而三北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赴敵而關殺甲首而獻曰夫三北以養母也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殺十人而死論語孔子曰卞莊子之勇再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涼州兒益未有宜先雍者也

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後我也　宜及府開呂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固集殿作殷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呂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歎也秋猶將也論語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　昔卞和獻寶呂離斷趾離被也斷趾刖足也事見韓子靈均納忠終於沈身屈原字靈均秋猶將也論語孔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沈於汨羅之水而死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徵之明信日昃之聽信音申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荊山汨羅之恨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呂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

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殺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前書敘圖傳曰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　除蘭臺令史官議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　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旨為漢紹春秋接運旨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六代謂武帝史臣司馬遷也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頗於秦項之列史記起自黃帝漢興居其末也　太初旨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旨為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高惠呂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代也并王莽合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合百篇前書音義曰春秋之經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

補注論衡曰楊子雲錄宣帝以來至平帝平仲紀光武是宗宣平仲山

補注孟昊當作孟堅扶風茂陵人見馬援杜篤傳

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
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
勸相如作上林子虛賦吾丘壽王作士大夫論及驃騎將軍頌東方朔作客難及非有先生論其辭並以諷諭為主也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
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
曰中興都洛陽故以東都為主而謂西都為賓也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
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皐大也尚書曰厥既得吉卜則
經營高祖五年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都洛陽此為有意都河洛矣
張良曰洛陽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關中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於是上即
日西都關中此為輟而弗康也輟止也康安也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
廣雅曰攄舒也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于雍州實
曰長安前書音義曰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都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
函谷關名也左傳曰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故曰二崤太華山
也山海經曰華首之西六十里曰太華終南長安南山也詩曰終南何有注云終南周之名山中
南也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褒斜谷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在今梁州隴首山名在今秦州

洪大也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華實之毛
謂草木也左傳曰食土之毛前書曰秦地九州膏腴尚書雍州厥田上上防禦謂關
禁也揚雄蜀都賦曰設璧山險盡為防禦奧深也言秦地險固為天下深奧之區域是故橫
被六合三成帝畿前書音義曰關西為橫被猶及也呂氏春秋曰神明通下六合高誘注云四方上下為六合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三成謂周秦漢並都
之也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龍興虎視喻盛強也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
興易曰虎視眈眈仰寤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寤猶曉也協合也高祖至霸上五星聚于東井人河圖曰帝劉季日角戴勝斗
胸龍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軫五星聚井期之興天授圖地出道于張兵秤劉季起東井秦之分事明漢當代秦都關中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奉春
君婁敬也春者四時之始婁敬亦始建遷都之策故以號焉留侯張良也蒼頡篇曰演者引也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
惟作京天謂五星聚東井也人謂婁敬進說也皇明謂高祖也西顧謂入關也詩云乃眷西顧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酆
霸據龍首睎望也音希睋視也音娥秦嶺在今藍田東南北阜即今三原縣北有高阜東西橫亘者是也酆水出鄠縣南山豐谷霸水出藍田谷三秦記曰龍首山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在傍曰挾在上曰據也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
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奢而極侈肇始也始自高祖終於平帝為十二代也建金城其
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金城言堅固也張良曰金城千里杜

預注左傳云方丈爲堵三堵爲雉宇林曰呀大空也音火加反周禮國方九里旁三門每門爲大路故曰三條鄭玄注周禮云司門掌王城十二門也 內則街巷之長各帥其人而守之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也 衢洞達閭閻日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闉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字林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且千言多也漢宮闕疏曰長安九市其六在道西三在道東隧列肆道也鄭玄注禮記曰廛市邸舍也 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絑思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修於姬姜 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詩周頌云惠我無疆疆境也詩小雅曰彼都人士毛萇注云城郭之域曰都五方謂四方及中央也前書曰秦地三方雜錯鄭玄注周禮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杜元凱注左傳云姬姜大國之女也 鄉曲豪俊游俠之雄館慕原嘗貧客亞春陵連交合衆驕驁乎其中 豪俊游俠謂朱家郭解原涉之類也原嘗謂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也春陵謂平原君無忌也前書曰信陵君無忌也招致賓客食客三千人 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蔽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 浮游謂周流也杜霸謂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前書曰徙人以置縣邑故云名都對郭倉頡篇曰郭緩也冕冠也其所徙者皆高貲富人及多也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七相謂丞相御史大夫也前書曰王嘉並十陵人也五公謂田蚡爲太尉長陵人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商並杜陵人也韋賢平當魏相丙吉杜陵人也蕭望之爲前將軍安昌侯張禹爲丞相安陵人也翟方進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汝南上蔡人也與平州郡之豪傑五

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元奉陵邑益吉冨貧弱校隆上都而觀萬國 前書音義曰五都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選選一等之人謂徙吏二千石及高貲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益以彊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見前書自元帝已後不遷故唯七焉爾雅曰觀指示也選音卓犖貧弱校隆上都而觀萬國 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犖諸夏兼其所有 前書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逴犖猶超絕也逴音卓犖音呂門反諸夏謂中國也 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 孔安國注尚書曰陂停水曰池前書曰巴蜀亦沃野地饒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今南山亦有之也巴蜀外曰郊郊外曰野 其陰則冠岑嶺巖巖於是乎存焉 陰謂北也九嵕山九高峻故稱冠云甘泉山在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嘯傲 孔安國注尚書曰澤障曰陂停水曰池前書曰巴蜀亦沃野地饒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今南山亦有之也巴蜀外曰郊郊外曰野 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 前書曰秦地沃野千里人以富饒逴犖猶超絕也逴音卓犖 衣食之源隄封五萬疆場綺分 前書曰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涇水爲渠傍北山注洛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 雷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蓁 史記曰韓使水工鄭國說秦令引涇水爲渠傍北山注洛溉田四萬餘頃名曰鄭國渠武帝時趙中大 滂沛騰踊刻鏤原隰龍鱗 決渠降雨荷

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溉田四千餘頃因名白渠時人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重爲輕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前書曰天子畿方千里限封百里日場界也音亦同禮曰大間有遂十夫有溝說文曰墜田畦也音絕刻鏤謂文錯如鏤也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如龍鱗之文色也五穀黍稷稻也爾雅曰禾穗謂之穎爾雅曰敷布也蔡茂盛也音苑

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 漕水運也蒼頡篇曰潰傍決也前書武帝穿漕渠通渭史記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與淮泗會

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平蜀漢繚亘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 上囿謂林苑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

爲麗鄭玄注周禮曰澤無水曰藪繚猶繞也音了三輔黃圖曰上林有建章承光等二十一宮平樂觀觀等二十五凡三十六所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青曰土在靈沼

中乃有九眞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跗邛之駮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三萬里 官帝詔曰九眞郡獻奇獸首似麟非麟色牛角武帝時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又黃支國自三萬里貢生犀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條枝奉貢安息接武帝時安息使來獻之又曰崑崙山高一千五百里踰昆明池有神池通白鹿原青曰土在靈沼

其兄前書

其宮室也體象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紫宮之圜方 圜圓也紫宮天帝之所居也太紫謂太微紫宮也劉向七略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青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環之匡衛十二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前書

樹天中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芬橚呂布翼荷棟桴而高驤 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前書蕭何作東闕北闕豐太也祝山習祝在山之上也禦者日瑰瑋珍奇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而又曲如虹也說文曰芬橚復屋之棟橑椽也屋之四阿也荷負也驤舉也爾雅曰棟謂之桴音弗

楹裁金璧巨飾璿發五色之淵采光燭朗日景彰 廣雅曰璿璧也音田瑱瓚以承社也上林賦曰華�embed璧瑞章昭注曰瑞標頭也淵光燭也爛音豔

於是左瑕石牛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閨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闔臨峻路而啓扉 鍾虡決疑要注曰瑕者爲階級不者以文博相距次也城亦作瑕言級勒瑕然音七則反王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玄注云南面三階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閨小者謂之閤虡以懸鍾也史記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銷以爲金人十二置宮中端閨宮正門也三輔黃圖曰秦宮門四達以則紫宮仍四也衡橫也閾門限也峻高也扉門扇也

狗吾離殿別寢承日禁雲閨館燕寢若列星紫宮是環 狗循繞也崇高也閨閤也燕安也言閨館燕寢若列星之衆同圍宮館明若列星之衆繞紫宮也環協韻音宦

若茲不可殫論 言大玉堂殿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鄧華也

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 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宣室殿中溫室殿金華殿

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唯所息宴 增樂業峨 增重也槃屈也業業音五顓

反峴音我蒐渠也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
茵褥也掖人日暮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成安處常寧
蓀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
有椒房殿前書曰班婕妤居增成舍植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
殿成帝趙昭儀所居也說文曰蓀香草也綸青絲綬也綸音於
居舍號曰椒風漢宮閣名長安有披香殿鴛鸞殿飛翔殿餘未詳
和氏之璧高誘注云隨侯行見大蛇傷以藥傅之後蛇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珠說文曰釭車轂鐵
也音江又音工謂以黃金為釭其中衡壁納之於璧帶為行列歷歷如錢也音
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黃金錫碧綸青
往往為黃金釭明蓋用玉璧明珠翠羽飾之異物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雄
羽可以飾帷帳謝承後漢書曰大秦珠也戰國策曰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
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虞公貪賂璧與馬懸黎垂棘之玉並
金釭衙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昭陽
玉階形庭碝磩瑰瑋琳琅珊瑚碧樹周阿而生漆髹音休漆黑故曰玄墀殿上地也又曰切
者碝音而究反磩音臧綠綴具文理密也青熒其光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起
珊為枝以碧玉為葉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注云碧青石也謂以珠玉假為樹而植之於殿前阿曲也
於是玄墀卻切紅羅颺熾繽紛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薛綜西京賦注颺纚長袖貌颺音素合反纚所綺反綺文繒也
組綬也繽紛盛貌燭照也言精采華飾照曜也戰國策張儀謂秦

王曰彼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也後宮之號十有四位
常是為十三等又有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宿秩祿同共為一等合十四位也窈窕幽閑也繁華美麗也自數謂以百而數之也左右廷中朝堂百僚
乎斯列者蓋百數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無涓夫人凡十四等有
之位嬪曹魏邴謀謨乎其十一人蕭何曹參並沛人魏相宇弱翁漢陰
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亾秦之毒螫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
順易蠱也統業也禮記曰係者慎其身以輔之上司馬相如曰垂統理
行簡易王褒四子講德論曰秦之處位任政者施毒螫前書曰孝惠高后之
揚詠樂之聲作書一之歌功德著於祖宗信澤洽于黎庶孔叢子曰
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前書曰蕭何薨
日暮何為法載若書曹參代之守而勿失祖宗謂高祖中宗也又有天祿石渠典籍
之府命大諫論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三輔故事
重金並閣名在未央宮孔叢子曰詩大雅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鄭玄注云我教告汝
以語諄諄然諄音之純反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稽考也前書甘露中詔諸儒講五經同異
今蕭望之平奏其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

案自上當有殿字衍則下句北字衍　案文選墉作塘注引音義與墉同又外上有連字當據之

周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承明殿前之廬也金馬署名也門有銅馬故名金馬門待詔者皆居之宏亦大也元其元本其本也文藝書也孝經鉤命決曰丘授祕文也周以鉤陳之位衞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周鉤陳也前書音義曰鉤陳紫宮外星也宮衞之位亦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禮官奉常也有博士掌試策考其優劣爲甲乙之科郎前書曰太常以公孫弘爲下第是也言百郡與今數前書又曰與廉舉孝虎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虎賁宿衞之臣贅衣主衣之官贅綴也音之銳反尚書曰綴衣虎賁閹尹閽寺奄宦官周禮有閽人寺人陛戟執戟於陛也百重言多也攸所也司主也協韻音伺周廬千列徼道綺錯廬謂宿衞之廬周於宮也千列言多也史記衞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徼道徼巡之道縱錯交錯也前書曰中尉掌徼巡京師也輦路經營脩涂飛閣前書音義曰輦道閣道也涂亦塗也古字通用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墱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柧棱而棲金雀未央宮在西長樂宮在東桂宮明光宮在北言飛閣相連也墱陛級也音丁鄧反墉城也混同也建章宮在城西屬連也前書曰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其南有璧門之屬說文曰柧棱殿堂上最高之處也柧音孤棱音力登反其上棲金雀焉三輔故事曰建章宮闕上有銅鳳凰即金雀也內則別風之嶕嶢眇麗巧而竦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三輔故事曰建章宮東有折風闕關中記曰折風一名別風嶕嶢高也嶕音焦嶢音堯前書曰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闔謂之陰闢謂之陽易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

案文選詣下有以字當據之　三輔黃圖云駘盪宮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馺娑馬行疾貌馬行迅疾一日之間徧宮中言宮之大也枍詣木名宮中美木茂盛也天梁宮梁木至於天言宮之高也四宮皆在建章宮　又云神明臺在建章宮中上有九室

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正殿即前殿也言車也歸乎未央言高之極也關中記建章宮有駘盪馺娑枍詣殿天梁亦宮名也駘音台盪音蕩馺音素合反娑音素可反枍音烏計反爾雅曰蓋戴覆也反宇謂飛簷上反也激日景謂日激入於殿內也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回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敢階神明臺名也躋升也偃蹇高貌也軼過也前書音義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說文曰棼複屋棟也爾雅曰楣謂之梁郭璞云門戶上橫梁也方言曰僄輕也音匹妙反鄭玄注禮記曰狡疾也字書曰愕驚也音五各反字林曰眙驚貌也音丑吏反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回涂而下低井幹樓名也前書曰武帝作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蒼頡篇曰眴視不明也音眩櫺檻樓上欄楯也櫺音零稽留也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飛閣複道也廣雅曰窈窱深也杳與窈通窱音他鳥反陽明也既創前之登望乃下巡于複道宮宇深邃又不見明也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飛闥閣上門也天表天外也楚辭曰洋洋無所歸貌前唐中而後太液攬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前書曰建章宮其西唐中數十里音義曰唐庭也其北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湯湯流貌也蒼頡篇曰嶈大

波也碣石海畔山也說文曰濕泛也剡子曰海中有神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崔嵬金石崢嶸崔嵬也崢嶸峻也崔音祖回反崢音仕耕反嶸音宏抗儵掌巨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塵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前書曰武帝時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銅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即銅柱也軼過也埃塵塵也鮮潔也說文曰顥白貌音皓騁文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寘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儵乃作甘泉宮中爲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又曰騁東大樂大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乃拜爲五利將軍使於東海求神人以連其藥又曰天子爲老人故號其人曰大公接以上賓禮焉時南師也服虔以教神農又曰天子爲老者尊號也說文曰親白貌音皓騁文周因茲以威戎奄狄擢威而講事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闚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大言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乃拜爲五利將軍使於東海求神人以連其藥又曰天子爲老人故號其人曰大公接以上賓禮焉時南師也服虔以教神農又曰天子爲老者尊號也說文曰親白貌音皓騁文周因茲以威戎奄狄擢威而講事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闚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荊州江湖之地其俗習於捕鳥故使起之梁野巴漢之人其俗習於逐獸故使甘泉人驅之闚音田聚音才諭反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前書曰上林苑屬水衡都尉虞人掌山澤之官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鄭司農曰表所以識正行

列也續漢書將軍領軍皆有部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罘罔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市星羅雲布鄭玄注禮記曰獸罟謂之罘罔罘音浮紘罟之綱於是乘輿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天子車駕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備千乘萬騎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執金吾奉引侍中驂乘飛廉館名武帝所作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於館上作之因以名焉騶虞震震煇煇靁奔電激艸木涂地山淵反覆騄駼其十二三乃拘怒而少息鄧文王所都在鄧縣東鎬武王所都在上林苑中二輔黃圖云上林苑有上蘭觀尚書曰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舞騶虞言驚懼也震震煇煇奔走貌煇音躍塗汚也反覆猶傾動也軍騎既多視之眩亂有似傾動騄踐也音於六反言日柳六師之怒而少停也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跌追蹤烏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飛飛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敵天前書曰武帝改爲佽飛官有一令丞在上林中紡矰繳弋鳧鴈歲萬頭以供宗廟蒼頡篇曰攢聚也廣雅曰跌奔也音決機弩牙也說文曰掎偏引也鑽鍭攢通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音侯廣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音侯古騄字鄭玄注周禮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言居綺反騄踐紛紛眾多也說文曰騄古騄字鄭璞注山海經曰猨似狸音以救反淮南子曰猨似狸而黑

麼而失木枝麛懼也音之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
反竄走也協韻音七外反
麼潛深也穢謂蘙蕪之林虎兕之所居也爾雅曰兕似牛
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廣雅曰麼跳也音居衛反
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
僄狡掘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
也謂空手搏殺之也爾雅曰狡少秦成竝未詳僄狡獸之輕捷者說文曰掘
掘也音尼勿反與抳通噬嚙挫折也脰頸也徒空
暴虎徒搏也殺音所界反
挾師豹拖熊螭頓犀搴曳豪羆超迴壑越峻
崖麼巃嵸巖鉅石隮松柏仆叢林攉草木無餘禽獸殄夷
師師子也說文曰拖曳也音徒
猶殺也
於是天子乃登靡下之
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
禽獸之殊異
額上一在鼻上聲牛黑色出西南徼外
殄盡也夷
可反杜預注左傳云螭山神獸形郭璞注山海經曰犀似牛而豬頭黑色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
義曰麛下木鳥也似鵲鵲於觀上作之因以名焉三輔黃圖曰上林有長楊宮
陽宮屬玉觀音
鄭玄注禮記曰七尚曰韋有木曰榭榭謝也謝謝於水上也音力之反爾雅曰熊似羆而黃巃嵸山石高峻之貌也
協韻音胡卦反楚詞曰山蕭條而無獸
然後收禽
會眾論功賜胙陳輕騎已行包魚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
酋胙餘肉也左傳曰歸胙于公詩小雅曰魚之燔之炙之毛萇注曰以毛曰
魚音步交反子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注尚書曰鳥獸新殺曰鮮
饗賜畢勞逆齊
大駱鳴鑾容與裹回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
大幣玉幣也周禮曰凡馭幣以馳

譙也方舟也遂風舉雲搖浮遊普覽前乘秦領後越九嵕協韻音綜東薄河
墾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薄迫也蔽山謹縣在扶風
也供協韻音九用反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採遊童之歡謠第從臣
之嘉頌上下謂天地也接亦祭也究盡也用謂犧牲玉帛之物也刻于曰堯理天下五十年
不知天下即歡亂數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人莫匪爾極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言人同於堯也前書曰宣帝頗好神仙士襄張子僑等上疏諫所幸宮館亂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焉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
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十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
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簪工用高曾之規矩黎乎隱隱各得其
所十世百年並舉全數也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晏子傳曰古有士人商人農人工人商人通財
人通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貴德其肆農安其業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也若臣
若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偏舉
也

班彪列傳第二十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四十上

藏川毛氏汲古閣

班固列傳第二十下

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係界
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惡睹大漢之云爲乎喟歎貌也前書曰人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
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
係守也謂守河山之險以爲界昭襄昭王襄王也惡安也音烏夫大漢之開原也奮
布衣呂登皇極錄數幕而創萬世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
言焉漢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高祖起兵五年而即帝位故云由數暮錄即由也孔安國注尚書云帝四時曰暮萬代盛言之也六籍六經也當此之
時功有橫而當天計有逆而順人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
宜呂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已也橫音胡孟反高祖入關秦王子嬰降而五星聚於東
井此功有橫而當天也逆謂以臣伐君前書陸賈曰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及高祖入關秦人爭
獻牛酒此爲計有逆而順人也婁敬見上又曰蕭何修未央宮上見壯麗甚怒何對曰天下未
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無以威重且無令後
代有以加也時豈奢侈而安之哉言天下初定計不得已而都西京也顧反也燿炫燿也言吾子曾不睹度勢權宜之由而反
炫燿後嗣子孫未代之所造非其盛稱武帝威帝神仙

文選作意右敢意右字通

雒陽之事也今將語子以建武之理永平之事監乎泰清以變子之惑志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漠質直以素樸高誘注曰太清無爲之化也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天人謂天意人事共相誅也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鞏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已來未之或紀也人者神之主生人既亡故鬼神亦絕也楊子法言曰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四十萬人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也故下民號而上愬上帝懷而降鑒致命于聖皇上帝天也聖皇光武也懷猶愍念也降下也鑒視也言上天愍念下人之上愬故下視四海可以爲君者而致命於光武也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爾發憤應若興雲霆發昆陽憑怒雷震乾符坤珍謂天地符瑞也皇圖帝文謂圖緯之文也霆疾雷也發於昆陽謂破王尋王邑憑盛也言昆陽怒如雷之震協韻音眞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跨據也言光武度河據北嶽遂即位于鄗而改鄗爲高邑也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濫觴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紹繼也屯難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造化天地也濫除也作起也杜預注左傳云凡人君即位欲體元以居正故梁傳曰爲天下王者天也繼天者君也系唐統接漢維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業于天書事勤乎三五系繼也統緒也維綱也茂盛也育養也羣衆也恢大也疆界也勳功也業事也三五三皇五帝也言光武能繼唐堯之統業也恢大也三五三皇五帝也豈特方軌竝迹紛綸后辟理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軌轍也紛綸猶雜遝也爾雅曰后辟君也險亂也言光武功德勤勞兼於前代百王非直一聖帝也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

虙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易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基始也帝王紀曰庖犧氏風姓也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厨以食天下故號庖犧後或謂之伏犧言光武更造夫婦如伏犧時也

斯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黃帝號軒轅氏前書昔在黃帝畫野分州易繫辭曰神農氏日中爲市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爲舟剡木爲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光武利人如軒轅也

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言光武征伐如湯武者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曰盤庚遷于殷史記曰帝嚳都亳殷湯因之盤庚遷都亦因之也亳今河南偃師縣西亳北皮氏縣西北有三亳此蓋湯所都也偃師縣西有尸鄉亦湯所都也周公曰我有周佑賢輔德定爾元命德之輔佐在乎天下治定在乎安民故曰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曰盤庚遷于殷史記曰帝嚳都亳殷湯因之盤庚遷都亦因之也亳今河南偃師縣西亳北皮氏縣西北有三亳此蓋湯所都也偃師縣西有尸鄉亦湯所都也周公曰我有周佑賢輔德定爾元命德之輔佐在乎天下治定在乎安民故曰有周成隆平之制焉高祖孟子曰紂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言都洛陽如殷宗周成之制也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史記曰帝嚳都亳殷湯因之盤庚遷都亦因之也亳今河南偃師縣西亳北皮氏縣西北有三亳此蓋湯所都也偃師縣西有尸鄉亦湯所都也周公曰我有周佑賢輔德定爾元命德之輔佐在乎天下治定在乎安民故曰有周成隆平之制焉高祖孟子曰紂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臣也言都洛陽如殷宗周成之制也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契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左傳仲尼曰古有志克已復禮仁也孫卿子曰生人

之始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必矣尚書允恭克讓謂躬自儉約同於文帝也 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平世宗憲章
稽古則也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若稽古帝堯言法乎 案六經而校德妙古昔
考古而封泰山勒石以記成功也炳明也其禮儀明乎武帝也 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二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戴鴻藻信
美也或作耿耿遠也該備也 至于
臺也永平二年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罔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冕鄭玄注曰袞卷龍袞也永平二年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敷布也鴻大也藻文藻也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後布詔于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此爲布鴻藻也信讀曰申景大也鑠美也揚世廟謂上尊號光武廟曰世祖正于樂謂依識文改大樂爲大予樂也 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君臣之序既肅熙光也洽浹也三雍謂明堂辟雍靈 乃動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
所被散皇明以燭幽 大路玉路也皇衢馳道也易曰先王以省方觀人設教尚書曰歲二月東巡狩又曰朔南暨聲教皇大也燭照也 然後
增周舊修洛邑 周成王都洛邑漢又增而修之故曰增焉 龍翰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爲
之極 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詩商頌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洛陽土之中也 是以
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修 言奢儉合禮也 夕則因

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
乎梁驥義合乎靈囿 蘋藻並水生也詩小雅曰魚在在藻韓詩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驥者天子之田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囿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毛萇曰靈囿
囿所以域養禽獸也此言魚獸各得其所如文王之靈囿也 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
注云各隨時之閑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也 厥
正義乘輿乃出 詩國風序曰騶虞廣恩好生物又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
食生物又曰騶虞田以時仁如騶虞毛萇注曰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
騶也皇大也又小雅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
焉其詩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注云攻堅也又吉日詩曰我車既好四牡孔阜宣帝詔曰禮官具
也 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旂蜺旌和鸞玲瓏天官
景從祲威盛容 鯨魚謂刻杵作鯨魚形也鏗謂擊之也音苦耕反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
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薛綜注西京賦云海中有大魚名鯨又有獸名蒲牢蒲牢吼則鯨魚擊
牢痛牢素食鯨魚鯨魚擊蒲牢蒲牢輒大鳴聲聞八十里凡鐘欲令其聲大者故作蒲牢於其上鐘者名
焉鯨魚鐘有篆刻之文故曰華爾雅曰馬高八尺以上曰龍月令春駕蒼龍各隨四時之色故曰
騎也玲瓏聲也蔡邕禮斷曰百官小吏曰天官祲亦盛也 山靈護野獸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
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電旌旗拂天 山靈山神也風

梁氏章鉅曰孟子音義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括地圖云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此賦文選李善注亦引括地圖云云休書志及高黃篇顧為范氏騶雜客步中鑾詩遇子騶騎趣兔獵亦用此事

連也音爛方四方也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韓子師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蔡邕獨斷曰天子大駕備千乘萬騎元戎戎車也詩小雅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毛萇注曰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說文曰鋋小矛也音市延反彗掃也音似銳反**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爓生風吹野燎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焱焱炎炎並光也弋乎焉之光也說文曰焱火華也音以贍反震讀曰眞**遂集乎中圃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中圃圃中也續漢志曰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下有屯長一人駢猶陳列也杜預注左傳曰百人為隊鄭玄周禮注云天子六軍三居一偏故此言勒三軍也周禮曰羣吏聽誓于前斬牲以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玄注云羣吏將帥也**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驅輕車霆發驍騎電騖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穀梁傳曰三驅之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霆發電騖並言疾也游基養由基也淮南子曰楚有神白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木號矣范氏趙之御人也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御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為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曰範法也為法度之御應禮之射終日不得遇詭遇非禮射也則能獲十弦不失禽謂由基也轡不詭遇謂范氏也**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爾雅曰般樂也禮記曰樂不可極踠猶屈也方言曰泄歇也漢官儀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子虛賦曰案節未舒謂駐節徐行也**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

文選趯作耀

文選作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讀句

靈御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左傳鄭子太叔曰為五牲三犧杜預注云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之犧也郊祭天也天神曰神地神曰祇百靈百神也詩曰懷柔百神御朝也謂朝諸侯於明堂詩大雅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玄注云緝熙光明也尚書曰休徵孔安國注云敘美行之驗**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易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聖躬謂天子也中夏中國也瞰音苦暫反四裔四夷也稜威也左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也**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趯朱垠**盪滌也河源在崑崙山前書曰威稜澹乎鄰國音義曰澹猶動也音徒濫反漘水涯音脣郭璞注爾雅曰漘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漘趯耀也音他歷反說文曰垠界也音銀**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爾雅曰讋懼也音之涉反**遂綏哀牢開永昌**綏安也哀牢西南夷號永平十二年其國王柳貌相率內屬以其地置永昌郡也**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春王猶左傳云春王正月也三朝元日也朝音陟遙反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前書谷永曰今年正月朔日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曰會殷眺曰同賈逵注國語曰膺猶受也詩曰因時百蠻也**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供帳供設帷帳也供音九用反前書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漢延之記曰端門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贊引也**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

列金墨班玉觼嘉珍御大牢饗庭實貢獻之物也左傳孟獻子曰臣聞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千品言多也說文曰鐘器也孔
叢子曰堯飲千鍾舜酒器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珍八珍也太牢牛羊豕也饗協韻音香爾乃
布絲竹鏗鼓鏗鎗管絃嘩煜廟殿中諸食舉樂也蔡邕禮樂志曰大予樂郊祭宗廟饗
徹也論語曰三家者以雍徹太師樂官也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也鏗音苦耕反鎗音楚庚反嘩煜盛貌也煜音育抗五聲極六律歌九
樂傳曰天子八佾舞樂名武武王樂名太古遠古也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九聲宮商角徵羽六律
功舞八佾部武備太古畢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尚書曰九功惟敘九序惟
歌九功謂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也佾舞行也穀
兜離罔不具集聞迭也音古覓反詩國風曰薄言東方曰昨南方曰任西方曰
犀葛反周禮伶作泠禁伶作韎兜作株也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煴調元氣然後
東方曰株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伶音渠禁反株音
撞鍾告罷百僚遂退萬樂百禮盛言之也暨至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禮統曰天
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撞鞉鼓之鍾
左五鍾皆應禮音直江反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久沐浴乎膏澤懼其侈心之將
親文也作新
萌而怠於東作也尚書曰平秩東作注云歲起於春而始就耕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
憲度昭節儉示大素詩大雅曰率由舊章鄭玄注云舊章舊早也致昭其儉也列子曰大素者質之始也去後
大路越席大羹不致

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除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上務遂令海
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眞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
素玄恥織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前書文帝詔曰農天
下之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音義曰本農也末賈也背僞去飾也歸眞尚質素也杜預注
左傳曰織紝織繒布也禮記曰器用陶匏陶瓦器也匏瓠也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
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川以杜淫邪之欲也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
耳目不營嗜欲之原滅廉正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
聲瑕穢猶過惡也楊雄集曰滌瑕蕩穢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神者生之制也又曰和順以寂
寞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曰吾所謂有天下者吾所謂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
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
羊序盈門獻酬交錯
學郡國曰學縣道邑及侯國曰庠詩曰獻酬交錯萃萃衆多也音
所巾反禮記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又
嗟歎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登降飲宴之禮既
玄德升聞字林曰讌美言也音宴
讌言弘說咸合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
詩曰飲酒之飫毛萇注云不脫
牘升堂謂之飫飫私也尚書曰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

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伏羲畫八卦文王作卦辭孔子作春秋清濁猶善惡也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末流猶下流也謂諸子也前書曰不入於道德放縱論語孔子曰溫故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號與處乎上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辟遠也音匹亦反輳音千豆反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也防禦謂禁也輻湊如輻之湊於轂也前書武帝詔吾丘壽王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湊也秦領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四瀆江河淮濟也河圖曰天有四表以布精曜地有四瀆以出圖書爾雅曰泰山爲東嶽衡山爲南嶽西嶽恒山爲北嶽圖書之泉謂河洛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前書武帝詔吾丘壽王曰河出圖洛出書館御謂設臺以進天子靈臺以考祥也秦領華山爲西嶽也建章甘泉館御神仙也禮含文嘉曰禮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太列仙訣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游俠踰波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即西賓云鄉曲豪俊游俠之卿侯謂列肆侈於姬姜等也爾雅曰翼翼敬也詩曰濟濟多士毛萇注云濟濟多威儀也子徒習秦阿房之侈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始皇作阿房宮造傳曰王者無外也主人之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史記曰秦至也公羊

辭未終西都賓憮然失容逡巡降階憺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憮然猶悵然也逡巡猶却退也降階下階也憺然猶悵然也捧手猶拱手也欲辭主人曰說文曰憮愛視遽之貌音許以威而憺憺者猶恐懼也復位今將聞子五篇之詩說文曰憮愛視遽之貌音許以威而憺憺者猶恐懼也復位今將聞子五篇之詩綱反周書曰臨衊德反喻告也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此詩義正乎楊雄事實乎楊雄作長楊羽獵賦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賦並文雖瀠麗其事迂誕不如主之言義正事實也小子曰論語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又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孔煬聖皇宗祀穆穆煌煌謂祭光武於明堂也詩曰穆穆煌煌宜君宜王穆穆猶敬也煌煌猶美也

誰其配之世祖光武　前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九帝五位五帝也河圖曰蒼帝曰帝曰招矩黑帝叶光紀揚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謂各依其方而祭之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詩小雅曰溥天之下莫非王臣溥亦普也孝經曰四海之內咸以其職來助祭詩頌曰荷歟那歟猗美也允信也懷來也詩大雅曰聿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在上造舟爲梁湯湯水流貌莅臨也詩小雅曰方叔

茁止大雅曰造舟爲梁毛萇注二艘天子造舟造至也謂連舟爲浮梁也 **曙曙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 說文曰曙曙老人貌也音步何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抑抑美也詩曰威儀抑抑爾雅曰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漫化惟神詩周頌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爾雅曰觀小也** 於赫歎美也太上謂太古立德賢聖之人並著養老之禮也文子曰執玄德於心化馳如今我漢家遵行之也鴻大 **靈臺詩** 延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 詩大雅曰經始靈臺崇高也時登以時登之休美也徵驗也 **二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甘雨** 三光日月星也宣布也精明也五行水火金木土布序謂各順其性無謬忒也習習和也詩小雅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正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注曰即景風也祁祁徐也詩小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百穀溱溱庶卉蕃蕪慶惟豐年於皇樂胥** 書考靈耀曰榮惑順行甘雨時百言非一也尚書洪範曰百穀用成溱溱盛貌尚書曰庶艸蕃蕪雅曰蕃無豐也詩周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又曰於音烏詩小雅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注云胥有才智之名 **寶鼎詩** 嶽修貢今川效珍吐金景今歊浮雲寶鼎見今色紛縕 嶽謂永平六年王雒山得寶鼎廬江太守獻之景光也說文曰歊氣出貌音火驕反史記曰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 **煥其炳今被龍文登祖廟今享聖神昭靈德今彌億年** 時明帝詔曰其以約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彌終也萬萬曰億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 靈篇謂河洛之書也圖集此題篇云白雉素烏歌故兼言效素烏 **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淳精** 皓白也翹尾也春秋元命包云烏者陽之精 **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 二代謂彪及固 **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 東方朔答客難曰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揚雄解嘲曰范雎魏之亡命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有談范蔡於許史之間則狂矣固所作實戲事見前書 **後遷玄武司馬** 續漢志曰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玄武司馬主玄武門 **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南匈奴也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

計不可固議曰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呂和之或用武呂征之或畏下呂就之文帝與匈奴通關市妻以漢女贈厚其賂也或臣服而致之宣帝時匈奴稽首稱臣入侍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弃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建武二年日逐王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印綬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延爭連日異同紛紜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先帝謂明帝也永平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報使北匈奴呂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關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呂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呂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宣帝五鳳三年單于名王將衆五萬餘人來降稱臣朝賀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遣子右賢王入侍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爲風塵相侵擾則風塵起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典謂堯典引猶續也漢承堯後故述漢德以續堯典呂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文雖靡麗而體無古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體雖典則而其事虛僞謂王莽事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其辭曰

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兩儀類萬物也混沌猶同也老子曰天地細縕萬物化醇蔡邕曰細縕陰陽和一相扶貌也興滿也易乾鑿度曰清輕者爲天濁沈者爲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章昧玄混之中人主謂天子也尚書曰成湯夙夜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也初始謂伏犧始以木德王也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王也木生周而後始草昧剏造貌也易曰天地草昧幽玄混沌之中謂三皇初起之一時也踰繩越契寂寥而無文字焉寂寥而無文語系謂易繫辭也故易繫而不得綴連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氏號謂太昊號庖犧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號軒轅氏之類繹也謂王者繼天而作闡開也繹陳也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書猶一可

得而脩也易曰帝出於震始以木德王天下故曰皇初之首又曰古者庖羲氏王天下也仰則觀法于地是其書可得而脩也 亞斯之
世通變神化固光而赤耀亞斯之代謂少昊顓頊高辛等雖通變神化而易繫不載其事故曰固光赤耀若夫上古結
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蹤者莫崇乎陶唐稽考乾夫也論語孔
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龍翼謂履契等爲堯之羽翼易乾上九曰見羣龍无首吉鄭玄注
云六爻皆體龍羣龍象也謂與稷契咎陶之屬並在於朝炳明也典謨謂堯典皐陶謨也爲道
德之冠首蹤跡之卓異者莫異於陶唐爾雅曰崇高也 陶唐含亂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黜殷
成湯武舍亂謂堯舜亦舍其子商均而禪禹書曰黜帝之子舜舜亦舍其子商均而禪禹書曰黜
安國注云黜廢也載事也言稷契並能廣立功事於堯舜之朝越於也於是成其
子孫湯武之業並得爲天子 殷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殷肱謂稷
也湯契之後武王后稷之後殷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殷肱謂稷契也既周
謂其子孫並周徧得爲天子元首堯也
信天更歸功於堯又將授漢以帝位 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元龍之災孽懸
象暗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俾使也三季三王之季也易乾文言曰元龍有
日月乖謂失於常度也倫理也斁敗也悔窮之災也孽亦災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於
尚書曰彝倫攸斁舊章缺謂秦燔詩書 故先命玄聖稷卨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
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寔神明之式也玄聖謂孔丘也春秋演孔圖曰
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
曰玄聖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綴學立制謂爲漢家法制也宏洪並大也亮信也表明也相
助也迪蹈也哲智也言贊揚蹈履哲智之君謂高祖等也尚書曰茲四人迪哲燦爛盛明也式法

雖前聖皐夔衡曰一密勿之輔比茲褊矣皐皐陶也夔舜之典樂者衡謂阿
衡卽伊尹也曰周公也密勿猶黽
勉也茲謂孔子言皐夔等比之爲褊小矣 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
論語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時至氣動謂高祖聚形雲於碭山
光武發佳氣於白水易乾卦九二曰見龍在田九四曰或躍在淵並喻漢初起 翬翼而未
翬則鼓其翼而鳴前書曰張陳之交翬翼俱起以喻高祖光武也紛紜盛貌也如雲之蒸言天
將旦則鼓其翼而鳴前書曰張陳之交翬翼俱起以喻高祖光武也紛紜盛貌也如雲之蒸言天
下英傑爲漢者多也熛光也胡縊謂胡亥縊死也莽分謂公賓就斬莽也滂臨也言天下先爲漢
誅之高祖光武不親臨也 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干德不台淵穆
之襄厥聲號師矢敦奮撝之容尚書曰欽若昊天欽敬也若順也上下謂天地也書
書曰延入翼室恤度宗度居也宗尊也前書曰舜讓于上上下羣后諸侯也易曰君子正位凝命也尚
居尊之時也謙言於德不能翕成帝功有此淵深穆敬之讓于德不台音義曰台讀曰嗣言二祖初卽位
也虛言無實之名非所取也光武卽位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
畔又曰敷敦淮濆言漢取天下無虐令陳師敦迫奮武撝麾之容詩曰奮伐荊楚尚書曰王秉白
鉞以麾撝亦麾也言並天人所推不尚威力也 益昌膺當天之心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
精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正統謂漢承周爲火德尚書堯典曰允恭克讓謂漢承堯克
蘊也孔佐謂孔丘制作春秋及緯書以佐漢也卽春秋演孔圖曰丞金
刀名爲劉中國東南出荊州赤帝後次代周是也謂大陳漢之期運也 洋洋乎若德帝

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 洋洋美也若如也儀法也謂如此美德可謂五帝之上法也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皇交質不及五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誥誓五帝之時上下和睦故誓不及 鋪觀一代洪繼之度其蹟可探也 鋪編也二代殷周也洪繼猶大小也度法度也蹟幽深也言編觀殷周大小之法其幽深可探知之 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勞於人也伯方猶方伯也謂湯為夏伯文王為殷伯並統領州牧 乘其命賜彤弧黃戚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 周禮九命作伯彤弧赤弓黃戚黃金飾斧也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賜斧鉞然後殺韋顧並國名湯滅之詩殷頌曰韋顧既伐黎崇亦國名史記文王伐崇尚書曰西伯既戡黎格來也 至乎二五率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 三五未詳京師京都也武王都鎬湯都亳詩云宅是鎬京武王成之尚書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自從也北面謂臣也湯武並以臣伐君史記曰如虎如羆如豺如離於商郊言義曰離與螭同革改也易曰湯武革命天邑天子所都也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懿德不其然與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謂曰薄德杜預注曰伯夷之屬也史記曰伯夷叔齊逢武王伐紂扣馬諫曰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偉猶異也敦厚也武周武王樂也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護湯樂也左傳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懿德 然猶於穆倚那翕純皦繹吕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烏與那與論語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何晏注曰翕盛也純和諧也皦其音節明也鄭玄注云繹相續不絕也倚那猶亦歎辭也穆美也歎辭也那多也歎美湯之德多也殷頌曰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湖以孝享我有嘉客亦不夷懌鞉鼓所以節樂也簡簡大也衎樂也烈祖湯也湖大也夷悅也湯既以孝享祭感格神明而嘉客亦大悅樂之也又曰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思柔百福荓荓白考介爾景福漆沮周所處岐山之水名也潛深也鱣鮪大魚也鬷假大至也時是也綏安也荓荓眾多也白考壽考也介大也景福大福也言周人祭祀大至神明無言是時無有爭訟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無疆之祚思柔百福之祥荓荓而來白考介大爾景福而至也 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爾 誕大也言殷周二代政化之迹大略有常也篇籍謂詩書也朗明也渝變也言光彩文藻朗明而不變耳其餘殊異不能及於漢也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 矧況也漢承唐虞之基逆流曰泝孕懷也育養也甄陶謂造成也前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言虞夏殷周之先祖並嘗為堯臣 然後貢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慝亡迴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 二祖高祖世祖也四宗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中宗明帝為顯宗燭照也言如日之照六幽六合幽遠之地鬼區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慝惡也迴遠也泯滅也瑣小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無小而不養也 故夫顯定二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 二才天地人也易曰兼三才而兩之登升也績功也言升天之功非堯不能興也尚書曰昭升于上鋪布也遺策堯之餘策謂堯興也在下謂後代子孫也言堯典為子孫之訓非漢不能弘大也 厥道至乎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內浸豪

艾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經緯天地言陰陽交泰也出入三光言日月星得其度也混元天地之總名也豪芒繼微也老子曰和陰陽節四時潤平卅木浸乎金石亳毛潤澤性生也循順也合生之類皆順於理尚書曰別生分類品物萬殊亨通也易曰合弘光大品物咸亨

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

皇家帝代謂漢家歷代也列辟謂古之帝王也言漢家德可以臣彼列辟功可以君彼百王相如封禪書曰歷選列辟鏡猶光明也抗猶敵也讀曰康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嗣爲勞謙也兢兢業業戒慎也業業危懼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理定制禮今不敢論制禮作樂也

抑定不敢論制作爾雅曰虔鞏固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言帝嗣爲勞謙也兢兢戒

慤貌也言雖優游謙慎無乃太質慤也

於是二事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

作樂之事言謙之甚也

至令遷正黜色實監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無乃蔑

遷正改正朔也黜色易服色也實謂殷周二王之後爲漢之賓監視也親殷周之事以爲監戒論語孔子曰周監於二代屯衆也朋羣也不傳謂不制作篇籍以紀功德也彷彿猶梗概也論語孔子曰慎而無禮則葸鄭玄注云葸膽慤貌也言雖優游謙慎無乃太質慤也

中述祖則俯蹈宗軌

三事三公也僉皆也

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

天經謂孝也孔子曰夫孝天之經謂章帝初即位四時順祫宗祀於明堂也尚書曰惇敘九族又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別也章明也惇厚也睦親也章帝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皆留京師也

巡靖黎烝懷保鰥寡之惠洽

巡猶順也靖安也黎烝皆衆也懷思也保安也洽合也尚書曰懷保小人惠鮮鰥寡謂章帝在位四巡狩

角駟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暉采鱗於沼廿露霄零

是以鳳皇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

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

尚書曰鳳皇鸑鷟鳥比集七郡彩族謂羣鳥隨之也觀魏門闕也肉角謂麟也伏侯古今注曰建初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麑有角角在耳間端有肉又元和二年麒麟見陳一角端如葱葉色赤黃擾馴也緇文皓質謂騶虞也說文曰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身古今注曰元和二年白虎見彭城黃暉采鱗謂黃龍也建初五年有八黃龍見于零陵古今注曰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烏集沛國軹縣前飛翮下下也

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寫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

羨溢乎要荒

嘉穀嘉禾靈草芝屬古今注曰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大坐狀章和九年詔曰嘉穀滋生芝艸之類歲月不絕奇獸神禽謂白虎白雉之屬也連理列七年獲白鹿元和元年日南獻生犀白雉言應十瑞以戰反坰野也卓犖殊絕也羨音以戰反

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鬯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

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來獻白雉朱烏謂赤烏也尚書中候曰太子發度孟津有火自上降化爲赤烏玄秬黑黍也詩大雅曰謨謀也翼翼恭敬也詩頌曰貽我來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又曰翼又曰奉璋峨峨

益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已寵靈文武貽燕後

福注文選注引雒書曰貽燕後發辭君曰嘗大孝也

昆覆已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顛辭也詩大雅曰昭明有融寅敬也尚書曰嚴恭寅畏聿述也懷思也詩大雅曰昭事上帝寅畏聿述也懷思也詩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覆猶重也懿鑠竝美也詩大雅曰我求懿德又曰於鑠王師言詩人歌頌周之盛德當成康之時其成王康王豈獨爲身而有自專之辭也竝上寵文武之業下遺子孫之基也言今章帝既襲符瑞之應亦宜同成康之事也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已充厭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已流其占受之謂漢受此符瑞也說文曰恁念也音人甚反旅陳也充富也恭肅之館謂廟中也金縢以金縢匱藏符瑞之書於其中也御猶陳也東序東廂也祕寶謂河圖之屬尚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注曰河圖八卦是也言啓金縢之書及河圖之卦以占之也流猶徧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聖乎也順命已創制定性已和神答三靈之繁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久乎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勅天乎圖書河圖洛書也亮信章明哲智言天授予信也孔丘之圖先命漢家當須封禪此聖人之信也體行納躬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丁當也辰時也景大也逢休吉之代當封禪之時此爲天子之大命也

人之神也繁多也祉福也展陳也放效也音甫往反放效唐堯之文謂封禪也尚書璇璣鈐曰平制禮樂放唐之文茲事謂封禪之事大而已信久止也寤寐常止於聖心言不可忘之也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蔑輕也憚難也勅止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尚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伊考自邃古乃降

辰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闕闕也伊維也邃古猶遠古也楚辭曰邃古之初庖羲氏也言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若使也有天下不使其封禪而假爲竹素之文者無有光揚法度而弃其文章不封禪者也台我也今其如我何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垂精游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乎斟酌道德之淵源看覽仁義之林藪已望元符之臻焉聖上謂章帝也諭告咨謨也道德仁義人所當行故以酒食爲諭焉淵源林藪諭深邃也元天也符瑞也詩曰看核惟旅覽亦核也謂果實之屬既成羣臣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絣萬嗣煬洪暉蕃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不二天之大律其孰能曰之哉唐哉皇哉唐哉讜直言也繇兆辭音胄左傳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不習則增修其德而改卜頌大也盧思也廣雅曰紼續也音方物反景大也炎謂火德汪汪猶深也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不二天之大律鄭玄注云不二大也律法也哉謂漢也言暉唐與漢暉唐與唐固後已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已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數

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永元二年南單于出雞鹿塞擊北匈奴破之於河雲大破之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于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與引竇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激揚也詭毀也抗進也抑退也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爾雅曰亹勉也亹亹勉也虎曰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言遷所是非皆與聖人乖謬即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賤守節是也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固序游俠傳曰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之辜人而豪者又六國之辜人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辜不容於誅也而不悔也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辜人六國五伯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愈猶甚也固傷遷而不能守之論語孔子之言也言有智而不能自守其身嗚呼古人之所以致論於目睫也史記齊使者至越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遺其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越于知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人之過是目論也言班固譏遷被刑而不知身自遇禍贊曰一班懷文裁成帝墳沈約宋書曰初謝儼作此贊云裁成典墳以示范曄曄改為帝墳比良遷董謂司馬遷董狐也左傳曰董狐古之良史也兼麗卿雲司馬長卿揚子雲彪誠皇命固迷世紛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改姓田氏）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赴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引彊謂弓弩之多力者控引之持滿不發也）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東觀記曰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風俗通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因氏焉）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高唐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濟州禹城縣西）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訣別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往候之留十餘日乃倫上堂令妻下出相對以屬託焉）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袁紀作王伯春）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糞除猶掃除也）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

處數年鮮干衷薦之於京兆尹閻興興即召倫爲主簿時長安鑄
錢多姦巧乃署倫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 東觀記曰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姦軌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
典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 華嶠書曰倫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 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王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
不下安能動萬乘乎 華嶠書曰益延代鮮干衷爲馮翊多非法倫數切諫延恨之故滯不得舉將謂州將 倫曰未遇知已
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
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
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
倫曰聞卿爲吏勞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
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 華嶠書曰上復曰聞卿爲市掾人有遺母餅信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愚蔽故爲生是語也 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爲扶夷長
岡縣 東北 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 食馬妻執炊爨

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賣與民之貧羸者會稽多淫祀好卜
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
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
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
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嘵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
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
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爲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
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
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爲宕渠令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
投鄉佐玄賀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吕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
司農倫在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

無怨東觀語
貶為九江太守
行縣賚持航
補但祇溫湯而
已

至千萬皆鮮車怒馬呂財貨自達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吏選孤貧志行之人呂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以財相貨曰賕音其又反又音求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呂爲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權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呂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呂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狷狂也狷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尚書洪範之言詩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帛也脩腊也饋遺也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竇容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詈諸外戚曰詈猶論也苦身待士不如爲國藏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爲藏盆何以望天也臣嘗刻著五藏書諸紳帶刻著五藏謂銘之於心也紳謂大帶垂之

三尺論語曰子張書諸紳也而今之議者復呂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呂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呂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臟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臟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呂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呂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呂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裁與纔同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呂爲貴戚可封侯呂富之不當職事呂任之何者繩呂法則傷恩私呂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呂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誅則廢法也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呂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呂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

補注梅賾尚書作勑明文恩安安漢時皆作晏晏晏恩讀為塞若得恩長之讀塞矩長之也晏與安古字通魏定禪表亦云勑明文塞

損事望望物也苟有所懷敢不自聞竝不見省用倫雖峭直峭峻也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爲三公值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呂勸成風德曰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然之姿呂寬弘臨下尚書考憲耀曰堯文塞晏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東觀晏爾雅曰晏晏溫和也漢記曰去年伏誅者刺史一人太守三人破死罪二人凡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各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呂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呂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騶協竝呂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呂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遠責也務進仁賢呂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呂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呂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呂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孔子之言呂身教者從呂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呂下拜除京師及道由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呂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呂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實氏始貴倫復上疏曰臣得呂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鶩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鄭玄注云危猶高也據時高言高行必見危故以爲論也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實憲椒房之親后妃以椒塗壁取其繁衍多子故曰椒房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界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聚斂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

之徒更相敗賣雲集其門衆喙囂飆山聚蚊成雷（前書中山靖王之語）益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呂貴戚廢錮當復呂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呂酒也（病酒曰酲）詖險趣埶之徒誠不可親近（蒼頡篇曰詖佞諂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所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呂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前書曰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潔行著聞）然少緐諱不修威儀（緐猶煩也）亦呂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兒子常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君）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呂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呂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祕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爲太子廢也（焚讎豆等諸之廢爲濟陰王）頡爲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卽位擢爲將作大匠卒官（三輔決錄注曰頡字子陵爲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爲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盧江朱建（孟興皆迦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倫曾孫種惇歸諸寬厚（惇惇純厚之貌也音敦）將懲苛切之敝使其然乎（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也）然而君子修不僭上儉不偪下（禮記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詘申矯激則未可呂中和言也種字興先少厲志義爲吏冠名州郡永壽中呂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灾害（風俗通曰汝南周勃辟太尉清清詔使荊州又此言以司徒清詔使冀州益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廉察也）舉奏刺史二

千石呂下所刑免甚衆弃官奔走者數十人還呂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起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大儲糧穡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終至數千家（桴擊鼓枹也音夫）呂能換爲衛相（周後衛公也）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濟陰太守負埶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呂重事若何對曰願賜幾於一割（以鉞刀論）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吏（親客）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臧五六十萬種卽奏匡并呂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內震慄朝廷嗟歎之是時泰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橫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泰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福無忌卽帥其黨與三千餘人往譬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卽帥其黨與三千餘人降單超積懷忿恨遂呂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爲朔方太守稺怒呂待之初種爲衛相呂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閻子直及高密甯子然曰益盜憎其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爲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爲寒心吾人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呂還將呂付子二人曰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甯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昊上書訟之曰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前書曰季布楚人爲任俠有名數窘漢王高祖之乃髡鉗布衣褐并其家僮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買置田舍言之高祖赦之後爲河東守）管仲錯行於召忽（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孔子曰召忽者人臣之材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於天下矣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於溝瀆之中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天下夫何爲死之哉錯猶乖也）此二臣呂可死而

不死者幷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讐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信音申勳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王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瀆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奧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苞苴饋遺也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口無可擇之言也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吕種爲上序直士吕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弃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吕盜賊公負筋力未就太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以禁之法當公坐故云公負也辠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言也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吕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記文符也案察之也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公羊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刑於寡妻吕御於家邦詩大雅之文刑見也御治也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內且濶略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吕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疫癘氣也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恤經給謂經營濟給之所步多蒙全濟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弘農意恥務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吕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吕聞光武得奏吕見霸曰君所使掾何乃爲仁於用心誠吏也意守死後除緱氏令州縣也吏有禱請欲過與交游期俱至無或違者還吕門頭服罪不忍加刑嘻令長休假謁之爲建設酒謂吕吾聞無

道之君呂刃殘人。有道之君呂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遷堂邑令。（補注東觀記曰堂邑故城在今博縣西北）縣人防廣為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爭之。（言罪歸於我不累於丞掾）廣斂母訖。果還入獄。顯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呂資物簿入大司農。（簿文書記也）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呂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忽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說苑曰呂名勝母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尸子又載其言。此臧穢之實。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呂為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呂天地為心。享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呂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紀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為牲禱於桑林之社以六事自責）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呂應天心。臣意呂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不自安也。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營舉當萬死。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咸然歎。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闕候風雲。北祈明堂。南設雩場。（明堂在洛陽城南言北祈者雩場在明堂之南）今又勑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詔因謝公卿。白僚遂應時澍雨焉。（說文云雨所以辭生萬物故曰澍音注）時詔賜降胡子練尚書案事誤呂十為百。帝見司農上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呂懈

匈奴語大撻鞮鄣欺孤盧獨排頂匈入諫曰陛下德被四表恩及夷狄是以左衽之徒稽首來服恩信刑疑惟輕賞疑維重今陛下以鄣塞誤發雷霆之威海內遲遲謂陛下畏懦財而賤人命臣所不安明帝以慈諫且鄣鄣倉卒之義意損怒消嘆鄣救大官賜酒漿詔謂意曰非鍾離尚書朕幾降威于此耶

慢爲德則臣位大臯重郎位小臯輕答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格抗也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帝性褊察好吕耳目隱發爲明隱猶私也故公卿大吕數被詆毀近臣尚書吕下至見提拽常吕事怒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曲禮之文也穆穆美也煌煌盛也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吕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禋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易通卦驗曰思賢則日月無光水泉澆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吕苛刻爲俗更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雍雍和也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吕致天災百姓可吕德勝難吕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

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吕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愼人命緩刑罰順時氣吕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吕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

補注王充論衡世間繕治宅舍鑿生地塹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偏人以象鬼形令亟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喜喜謂鬼神解謝殃禍可除去

身入廟拭几席翦履男子張伯陵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六以一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之訢問此何處也對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者甕中有德陽殿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後德陽殿成漢宮殿名曰北宮中有德陽殿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尚書君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吕愛利爲化東觀記曰意在堂邑爲政愛利輕刑愼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卽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起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謂解土人多殷富吕久病卒官遣言上書陳平之世難吕急化宜少寬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藥崧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朴朴音思漬反謂粗几也方言云蜀漢之郊吕朴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

故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已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褥及侍史二人。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綠白綾被皂綾畫夜更宿帷帳書圖中賦詩歌頌冬夏隨時改易大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執香爐燒燻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

松官至南陽太守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爲五官中郎將均以父被服執香爐燒燻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任爲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辰陽今辰州辰溪縣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爲立學校禁絶淫祀人皆安之已祀謂祭也

之官容游瀨川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前書音義曰乘傳者若今之驛馬也既至而尚已沒蠻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阨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

注記俱字伯僊南陽安衆人嘉平二年書司空宗俱營又姓苑載南陽安衆宗氏云陳留五有中郎將伯仁司隸校尉伯子太守均均族兄遊東太守京京子司隸校尉表俗司空俱元和姓纂云本同均以均避章帝諱改書之耳

補注續漢書曰均為九江守五年政事冬最日中夏以平旦

可以安社稷俯仰天地豈以一身之故令國家重憂之可也公羊傳曰聘而有以安社稷俯仰天地豈以一身之故令國家重憂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言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失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里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人喪葬不得侈長長音直亮不得奢修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還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設檻穽而傷害檻爲機以捕獸穽謂穿地陷之者今有不義之民尚未循化而遽設檻穽而傷害檻爲機以捕獸穽謂穿地陷之均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慶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

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遒縣有詹后二山民共祠之女一巳爲公嫗以男爲山公以女爲山嫗猶祭之有尸主也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變良民于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頼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爲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巳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駁議多合上旨均嘗刪翦疑事帝巳爲有淫大怒收郎縛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盼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具巳聞帝善其不撓即令黃郎遷均司隸校尉數月出爲河內太守政化大行均嘗寢病百姓耆老爲禱請巳夕問起居其爲民愛若此巳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爲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養疾司徒

欽帝巳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扶之騶養馬者亦曰騎騎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侍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寬和不喜文法常巳爲吏能弘厚雖貪汙放縱猶無所言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灾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巳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于家族子意字伯志父京巳大夏侯尚書教授大夏侯勝也至遼東太守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巳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阿陽縣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龍城縣西北建初中徵爲尚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皆巳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巳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

年朝見久留京師崇邑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邑賜幣詩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尚書曰今康用公既成洛邑命召公出取幣錫周公也今康焉幸邑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繼除前過還所削黜行食它縣衍謂流行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發就蕃國爲子孫基阯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磐猶盤桓不去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禮記曰門內之政恩掩義門外之政義斷恩發遣眾馬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行以取便利之時也以塞衆望帝納之章

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鉞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也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享受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因宜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

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勢故縱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卒孫俱靈帝時爲司空漢官儀曰字伯優也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荊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吕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吕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襲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吕情怨者朗心傷其冤試吕建等物色獨問忠平物色謂形狀也而二人錯愕不能對錯愕音猶倉卒也錯音七故反愕音五故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狀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乃召朗入問曰

補注袁宏紀作寒朗通鑑從異曰今有寒姓者件胡三省曰寒姓譜有寒姓以爲直諸葛后寒之後又曰周武王子寒侯坐後棟案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寒與韓古字通補注胡三省曰鄭鯉劉建據考棟案袁宏紀作灌澤侯劉鯉曲成侯寒建劉宣傳立三子亦歆鯉求爲寒邑侯鯉爲壽光侯求卒子巡嗣徙封灌澤侯然則灌澤侯乃劉巡非劉

鯉也會建亦無改

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朗對曰臣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時上猶即上也上音時掌反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其爲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過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吕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吕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辜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

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吕朗納忠先帝拜爲易長（易今易州縣也）歲餘遷
濟陽令吕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符過濟陽
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至梁召見朗詔二府爲辟首由
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
薦朗爲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論曰左丘明有言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識貴賤乎於是景公繇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踊貴刑足者屨）一言齊侯省刑（左氏傳曰齊景）
就格請過寔朗之廷爭兗獄鴈矣乎仁者之情也夫正直本於忠
誠則不詭（詭違也）本於諫爭則絞切（論語孔子曰直而無禮則絞絞急也）彼二子之所本得
乎天故言信而志行也（言而見信則必從故曰信諫而志行）
贊曰伯魚子哭知急去苛臨官吕絜臣帝吕荅宋均達政禁此妖
禁（禁祭也）禽蟲畏德子民請病（謂人爲之請禱也）意明尊尊割恩藩屏（殷衆傳曰爲尊
者諱敬爲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也意諫令諸王歸藩故云割恩藩屏音協韻必政反）慄慄楚黎寒君爲命（慄慄懼也黎衆也）

光武十王列傳第三十二

後漢書四十二

唐 章懷太子賢注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沮獻王輔濟南安王康
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
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荊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后彊爲皇太子十七年而郭
后廢彊常慼慼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
武不忍遲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
帝每巡幸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
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鐘虡之縣擬於乘輿（虎賁旄頭鐘虡解見光武紀縣音玄）彊臨之國
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問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章宣
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恭王名餘景帝之子殿在今兗

州曲阜城中故基東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也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請罷及薨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爲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浸漸也終不復望見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杜預注左傳云地中之泉故曰黃泉身既天命孤弱復爲單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惠息攸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宜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無男子也處臣二女小國侯即婦人封侯也若呂后之妹呂須封爲臨光侯蕭何夫人封爲鄚侯之類此臣宿昔常計私討天恩不敢忘也今天下新罹大憂光武崩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饍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諸門皆有亭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親臨事贈以殊禮升龍旌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解並見光武及明帝紀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北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四姓小侯解見明帝紀夫人蓋小侯之母也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芳車兵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前書曰卓爾不羣者何謂獻王將作大匠留起陵廟彊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浮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詐言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魯相奏請誅政有詔削薛縣立四十四年薨子頃王肅嗣永元十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爲列侯肅性謙

儉循恭王法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復上縑萬匹以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褒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儉爲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若昔閔爲將至凡服紕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既祥之後而服練也練記曰練衣黃裏縓緣縓即紅也縓音七絹反鄉玄注周禮曰淺絳也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褒具以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己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苫三年左氏傳曰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苞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塊曾子曰非父母之喪也非大夫之禮也杜預注云時士及大夫衰服各有不同和睦兄弟撫養孤幼至孝純備仁義兼弘厥德嘉焉夫勸善厲俗爲國所先曩者東平孝王敬貞兄弟行孝喪侔如禮有增戶之封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詩周頌之文克能也今增臻封五千戶儉五百戶光啓土宇以酬厥德立三十一年薨子懿王祇嗣初平四年遣子琬至長安奉章獻帝封琬汝陽侯拜爲平原相祇立四十四年薨子羨嗣二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年郭后廢爲中山太后故徙輔爲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爲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爲僮侯僮縣屬臨淮郡故城在今泗州徐縣西南輔於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爲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

案沛王之子不應更封沛侯僮屬下邳王國何以封沛王之子此皆可疑

蘆音億下皆同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爲鄉侯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嗣元興元年封正弟二人爲縣侯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加賜錢穀周領王家事周明正有法禮漢安中薨順帝下詔曰沛王加以太夫人周秉心淑愼遵王自仁使光祿大夫贈呂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貶爲崇德侯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爲楚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自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國取慮縣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案臨淮無須昌有昌陽縣蓋誤也取慮音秋閭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卽位數受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許昌爲龍舒侯龍舒縣屬廬江郡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也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絜清尚微欲而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除其尤黃金色貌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而大濟羣小以明報應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延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以開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

馬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以贖愆辜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伊蒲塞卽優婆塞也中華翻爲近住言受戒行漸近僧住也桑門卽沙門因以班示諸國中傳英後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銀黃白鶴刻文字以爲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十有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今宣州縣也賜湯沐邑五百戶湯沐解見皇后紀也遣大鴻臚持節護送使伎人奴婢工技鼓吹悉從得乘輜軿輜軿猶屏蔽自隱

錢氏大昕曰當云封英子种楚侯傳寫顛倒耳

藏之庫 一曾頭 簡曰衣庫也 持兵咎行道射獵極意自娛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賜賵如法加賜列侯印綬以諸侯禮葬於泗上遣中黃門占護其妻子 占護猶守護也 悉出楚宮屬無辭語者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有全王身令保卒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意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彊飲食諸許廟王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令安田宅於是封燕廣爲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百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宗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爲列侯並不得置相臣吏人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因

留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城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 續漢輿服志曰諸侯王赤綬四采長二丈一尺皁紫青縹金華藻 追爵謚曰楚厲侯章和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种後徙封六侯 六縣名屬廬江郡 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於後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關陰重丘六縣益濟南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爲東武城侯 東武城漢滿泗郡今貝州武城縣是 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來州郡姦猾瀕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讖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縣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朝陽在今齊州歸德縣東西平昌今德州般縣也般音補滿反 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貨大修宮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廢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

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傳御敝亡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人民大王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爲科品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義制臺隸賤職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也而今奴婢廄馬皆有千餘增用之日日自蠶食言如蠶之食桑盡也宮婢閉房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日巨萬者貧荒不勝者人亡荒廢也文彩繁多則錦綺之賤者也不勝其力於是人亡本增構則人婢其力於是人亡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臣以極侈楚靈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殺臣以儉泰注云臺在今南郡華容縣也吳興姑蘇山出文石姑蘇臺一名姑胥臺越絕書曰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以游姑蘇之臺以望湖中顧夷吾地記云橫山北有小山俗謂其上爲姑蘇臺今在蘇州吳縣西闔廬後被越殺之景公千駟民無稱焉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稱焉論語齊景公有馬千匹今數游觀者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遵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所嫌猶猝然終不能改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錯七故反錯爲太子時愛康鼓吹女采聞使醫張導侵之不得錯怒自以劒刺殺導國相舉奏有詔勿案永元十二年封錯弟七人爲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爲列侯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九昱子皆爲列侯香立二十年薨子悼王廣嗣是爲蘷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年封廣弟文爲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爲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爲人美須顧要帶十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爲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永

平元年封蒼子一人爲縣侯二年巳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憂湖陵五縣益東平國南平陽縣一名高平故城今兗州鄒縣也案縣故城在今鄒縣西南湖陵故城在今兗州防與縣東南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言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冤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興服志其志今亡帝每巡狩蒼嘗留鎮侍衞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第宅也有甲乙之次故曰第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郊祀志令曰孟春之月無聚大衆無置城郭脩四春之月無作大事以妨農事也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尚書五行傳曰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橈是爲不曲直也前書音義曰不宿不前成曰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巳禮非所巳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徉弭節而旋皆游散之意詩曰於焉消搖左氏傳曰橫流而仿徉弭節猶案節也言不盡意馳驅也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

備周衞設羽旄旄謂注旄於竿首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詩大雅之文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人審密於威儀抑抑然者其德必嚴正如宮室之制內滿直則外有廉隅臣愚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帝覽奏即還宮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巳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臣蒼疲駑特爲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新之木升君子之器負薪喻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乘也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簞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左氏傳曰晉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臥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請遺之使盡之而爲簞食與肉以與之既而輒爲公介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曰翳桑之下餓人也況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宣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巳固病誠羞負乘辱汙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赤紱大夫之服也詩曹風曰彼已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徼去王畿五百里曰甸服又五百里曰侯服又五百里曰綏服又五百里要服又五百里荒服徼備也音譬山尚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

載天范志既云何由得見本紀列傳又例不當載此辭文遽召相詭斯不然矣

不任吕政。有鼻國名其地在今永州營道縣北史記曰舜弟象封於有鼻也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吕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吕驃騎長史爲東平太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漢官儀將軍掾屬二十九人中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愀然懷思。乃遣使手詔曰。國中傳曰。離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敕吕增歎。息采菽詩小雅之篇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毛萇注云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吕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吕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黃門達爲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爲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臨問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爲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詩國風也忡忡猶衝衝降下也思惟嘉謀。吕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後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疏諫曰。伏

聞當爲一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渥陽主疾（風俗通曰古姓周有古公亶父其後氏焉渥陽主光武女寶固之妻也）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睹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之行固執無違也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爲盛（易曰謙德之柄）臣愚以爲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禮記曰古者墓而不墳故言不欲其著明）豈況樂郭邑建都郭哉（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杜預注左傳曰郭郭也）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封禪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事輒驛馳使詣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三年帝巡衛士於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乃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五時衣謂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也衣單複具曰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琅邪王京書曰中大夫奉使親聞動靜嘉之何已歲月驚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巡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信矣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紺帛巾各一（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謂玄云副婦人首服三輔謂之假紒續漢書帛字作皁）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詩國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寒泉在今濮州濮陽縣）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孔子廟在曲阜城中伍緝之從西征記曰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冠履解見鍾離意傳）其光武皇帝器

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來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又嘗赤汗今親見其然也前書天馬歌曰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也

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邊邈邈未有間寧間音閑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飛望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十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大而黃黑出丁零國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云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覲禮諸侯至于郊王使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大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稽首奉束帛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朝以陽王有練天子負斧扆曰伯父實來余一人嘉之而出詩云叔父建爾元子詩魯頌之文也叔父謂周公也建元子謂封伯禽也敬之至也其以蕭相國加已不名優忠賢也見王恭傳況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讚謂讚者不稱其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傳隨武子之言也等威威儀有差等也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蹴踖無所措置蹴踖攝齊此非所以章示羣下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哀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蒼五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飲酎解見章紀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大鴻臚奏王歸國小黃門受詔者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

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薨詔告中傅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巳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於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禮不越傳越違也聞在下傳音敷敷布也書曰昊天不弔克慎明德敷聞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兢兢靡有所終俾使也屏蔽也左氏傳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兢兢余在疚也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就離之離被也言非憲王誰更被蒙此恩也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立四十五年子懷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尚爲任城王餘五人爲列侯忠立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二年行東巡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蒼陵爲陳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祠已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劒於陵前陵在今鄆州東峴山南峴音魚委反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棚言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感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棚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蒼孫梁爲羽陽亭侯敞薨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戶又封蒼孫二人爲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頊王嗣立四十七年薨子凱嗣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論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憲王可謂好禮者也若其辭至戚去母后豈欲苟立名行而忘親遺義哉蓋位疑則際生累近則喪大憂累既近所喪必大斯蓋名哲之所

爲數息鄉門。遷陳留全忠釋累已成孝。夫豈憲王之志哉。言其本志然也東海恭王彊薨。遜讓而知廢。遜讓也爲吳太伯不亦可乎。左傳曰晉大夫士爲之辭也吳太伯周文王之長子讓其弟季歷因適吳延采藥大王沒而不反事見史記也

任城孝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元父樊三縣。元父樊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樊故城在今瑕丘縣西南也立十八年薨。子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爲桃鄉侯永初四年封福弟亢爲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徵服出入游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劒下至衞士米肉皆不與直元初六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以一歲租五分之一贖罪安立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無子國絕延熹四年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爲參戶亭侯博爲任城王以奉其祀。社預注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在今縣西南也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增封二千戶立十三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間貞王遵子新昌侯佗爲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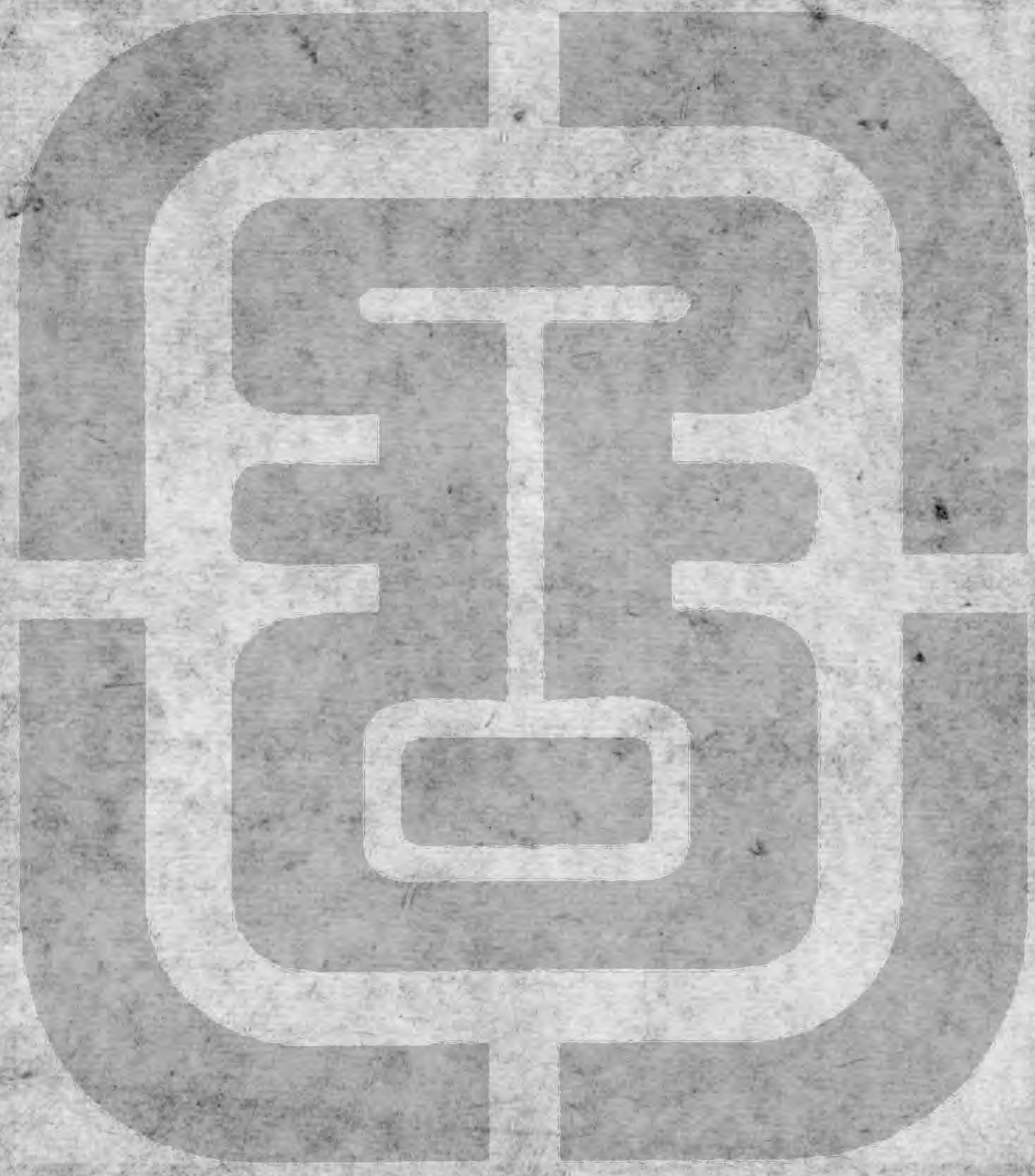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西鄂新陽扶溝四縣益淮陽國。長平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西鄂故城在今潕水縣西北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眞陽西南扶溝故城在今陳州奉康縣北也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貴及姊館陶王瑎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貴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於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爲阜陵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勑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肅宗下詔曰王前犯大逆罪惡尤深有同周之管蔡漢之淮南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反被遷於蜀而死也經有正義律

有明刑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前書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先帝不忍親親之恩枉屈大法爲王受愆愆過也反而不誅先帝之過故言爲王受過也羣下莫不感焉今王曾莫悔悟悖心不改忍致王於理今貶爵爲阜陵侯食一縣獲斯辜者侯自取焉於戲誠哉赦勑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監護延國不得與吏人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愍然傷之乃下詔曰昔周之曾封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楨幹王室也朕南巡望淮海意在阜陵遂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已喜已悲今復侯爲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爲五縣以阜陵下溼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賜各有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沖嗣永元二年下詔盡削除前班下延事沖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沖兄勑是爲頃王永元八年封勑弟十二人爲鄉亭侯勑立三十年薨子淮王恢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爲鄉亭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陽嘉二年封代兄便親爲勃海王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絶建和元年桓帝立勃遒亭侯便親爲恢嗣是爲恭王立十三年薨子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王赦立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荊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爲王荊性刻急隱害隱害謂險害於人也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荊哭不哀而作飛書封匕方底方底囊所以盛書也今簪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太后郭后也失其常位謂之別遷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封之於魯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民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二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民咎張設甚備閒梁松勑虎

貴史曰吏呂便宜見非勿有所拘以便宜之事而有非者當即行之勿拘常制也封侯難再得也郎官竊悲之爲王寒心累息累息猶疊息也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呂求功易於太山破鷄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喜事猶好事也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喜音許氣反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行太白經天而行爲不臣今至午是爲經天也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亦天官書曰心前太星太子之位也夫黑爲病赤爲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王哉上呂求天下事必壞下呂雪除洗没之恥報死母之讐精誠所加金石爲開韓詩外傳曰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而況人乎當爲秋霜無爲檻羊秋霜肅殺萬物皆成檻羊受制於人雖欲爲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爲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還者爲右願君王爲高祖陛下所志陛下即光武也無爲扶蘇將閭叫呼天也扶蘇秦始皇之太子將閭庶子也扶蘇以數諫始皇使與蒙恬守北邊始皇死於沙丘少子胡亥詐立賜扶蘇死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胡亥使謂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伏劒自殺事見史記殭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呂荊母弟祕其事遣荊出止河南宮時西羌反荊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爲星者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荊廣陵王遣之國其後荊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荊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荊猶不改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之荊自殺立二十九年死帝憐傷之賜謚曰思王十四年封荊子元壽爲綏食荊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爲鄉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恭呂與之建初

七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商卒子
條嗣傳國於後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爲王而薨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十七年進爵爲王焉以郭
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永平二年冬諸王來
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漢官儀騶騎王家名官騎）焉上
疏辭讓顯宗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穀梁傳曰公會齊侯於頰谷齊人鼓譟欲以劫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左氏傳頰谷作夾谷）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娖音楚角反稱娖猶齊整也行音胡朗反）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決眥（司馬相如子虛之文）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帝以焉郭太后
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序有過焉縊殺之
國相舉奏坐削安險縣（安險屬中山郡）元和中肅宗復以安險還中山立五
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
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
兄弟擅權太后及憲等東海出也（幽雅曰女子之子謂出也）故賻於焉而重於禮
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爲修冢塋開神道（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標謂之神道）平衷吏人冢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
腸雜木（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
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子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
憲弟十一人爲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封
弘二弟爲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
荊爲南鄉侯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爲王京性恭孝
好經學顯宗尤愛幸賞以恩寵殊異莫與爲比永平二年以泰山

之蓋南武陽縣（蓋縣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北南武陽縣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北也）東萊之昌陽盧（萊縣故城在今萊州萊陽縣西北故城在今萊州掖縣西南盧鄉故城在今昌陽縣西北東牟故城在閒登縣西北也）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賜京京都莒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壁帶壁中之橫木也以金銀爲釘飾其上）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人奉祠神數下言宮室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廣城陽呂舉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舉縣屬東海郡贛榆縣屬琅邪郡）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蕭宗許之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郯丘廣平亭有詔割亭屬開陽（開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北）子夷王宇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爲列侯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七年封壽弟八人爲列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爲鄉侯尊立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爲鄉侯據立四十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以邈爲九江太守封陽都侯（陽都縣屬琅邪國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承音常證反）容立八年薨國絕初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操以此德於邈建安十一年復立容子熙爲王在位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贊曰光武十子胙土分王沛獻尊節楚英流放（尊首祖本反禮記曰恭敬撙節鄭玄注云撙趨也）延既怨詛荊亦觖望濟南陰謀琅邪驕宕中山臨淮無聞天喪（二王早終名聞未著也）東平好善辭中委相謙謙恭王實惟三讓